

增補
評點
史記評林

第廿四冊

222.03
SiZZ9Rs
M R# W

~~222.03
SiZZ9Rs
M R# W~~



222.03
S1229R1
R1



209933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十八

吳興凌稚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方苞增評

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王維棖曰此傳總
見淮南驕恣文帝
仁厚

淮南厲王長者高祖少子也其母故趙王張敖美人高祖八年
從東垣過趙正義曰趙張耳所都今邢州也趙王獻之美人厲王母得幸焉有身

趙王敖弗敢內宮為築外宮而舍之及貫高等謀反栢人事發
覺并逮治王盡收捕王母兄弟美人繫之河內厲王母亦繫告

吏曰得幸上有身吏以聞上方怒趙王未理厲王母厲王母
弟趙兼因辟陽侯言呂后呂后妬弗肯白辟陽侯不彊爭及厲

王母已生厲王悲即自殺吏奉厲王詣上上悔正義曰悔不
伏後宗令呂

后母之而葬厲王母真定真定厲王母之家在焉父世縣也索
隱

曰案漢書作母家縣謂父祖代居真定也高祖十一年十月淮南王黥布反立子長為淮

南王王黥布故地凡四郡徐廣曰九江廬江衡山豫章也上自將兵擊滅布厲王遂

即位厲王蚤失母常附呂后孝惠呂后時以故得幸無患害而

王慎中曰孝惠呂
后時正呂后滅諸

增補史記評林 卷一百一十八 淮南衡山列傳 一 鳳文館藏

王時也使厲王蚤不附呂后其不同如意等者幾希太史公提出呂后時句何等喚省董份曰厲王雖以母仇殺人而指數其罪皆當辟陽本有死罪故赦弗治也

常心怨辟陽侯弗敢發及孝文帝初即位淮南王自以為最親驕蹇數不奉法上以親故常寬赦之三年入朝甚橫從上入苑圍獵與上同車常謂上大兄厲王有材力力能扛鼎乃往請辟陽侯辟陽侯出見之即自袖鐵椎椎辟陽侯伏後辟陽侯怨淮南王殺其父索隱曰漢書作覆金椎椎之索信陵君使朱亥袖四椎也令從者魏敬到之正義曰到古鼎反厲王乃馳走闕下肉袒謝曰臣母不當坐趙事其時辟陽侯力能得之呂后弗爭罪一也趙王如意子母無罪呂后殺之辟陽侯弗爭罪二也呂后王諸呂欲以危劉氏辟陽侯弗爭罪三也臣謹為天下誅賊臣辟陽侯報母之仇謹伏闕下請罪孝文傷其志為親故弗治赦厲王當是時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厲王厲王以此歸國益驕恣不用漢法出入稱警蹕稱制自為法令擬於天子六年令男子但等七十人與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謀以輦車四十乘徐廣曰大車駕馬曰輦音已足反反谷口漢書音義曰谷口在長安北故縣也處多險阻○正義曰括地志云谷口故城在雍州醴泉縣東北四十里漢谷口縣也令人

非治雖文帝之友愛然淮南王之驕恣益甚矣

使閩越匈奴事覺治之使使召淮南王淮南王至長安丞相臣張倉典客臣馮敬行御史大夫事宗正臣逸廷尉臣賀備盜賊中尉臣福昧死言淮南王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無度為黃屋蓋乘輿出入擬於天子擅為法令不用漢法及所置吏以其郎中春為丞相聚收漢諸侯人及有罪囚者匿與居為治家室賜其財物爵祿田宅爵或至關內侯奉以二千石所不當得欲以有為如淳曰賜以財物者如賜其國二千石也張晏曰大夫姓也上云男

唐順之曰淮南王謀反事不詳見叙事中但于劫奏內詳之

士伍開章等七十人徐廣曰棘蒲侯柴武以文帝後元年卒諡剛嗣子謀反不得置後國與棘蒲侯太子奇謀反徐廣曰棘蒲侯柴武以文帝後元年卒諡剛嗣子謀反不得置後國除

王維楨曰此後言必稱長以逆王廢王稱也

欲以危宗廟社稷使開章陰告長與謀使閩越及匈奴發其兵開章之淮南見長長數與坐語飲食為家室娶婦以二千石俸奉之開章使人告但已言之王春使使報但等吏覺知使長安尉奇等往捕開章長匿不予與故中尉蘭忌謀殺以閉口索隱

增補史記評林 卷一百一十八 淮南衡山列傳 二 鳳文館藏

按殺人爵人皆以數紀正見淮南王驕恣之實

命也詐捕命者則命命者也詐捕命命者而脫之市也

按春即淮南丞相春也

曰簡姓也音姦嚴助傳則作簡忌字音亦同為棺槨衣衾葬之肥陵邑正義曰正義曰謀殺開章以閉絕謀反之口也云肥陵故縣在壽州安豐縣東六十里在故六城東北百餘里

見漢法非過也屬王反迹皆於獄辭具之故安之事既畢叙乃曰伍被自謀反蹤跡如此而獄辭則甚略觀此始則詐而禽之而告反者無聞也既則詐而斬之宮中而上變者無徵也使果有蹤迹何難具獄而明徵其辭哉著以傳著疑以傳疑俾百世下可尋迹推理而得其情此之謂實錄也

按讀淮南王罪案則漢臣執法漢主友愛萬然可見胡謂其不相容耶

增補史記評林

臣敬臣逸臣福臣賀昧死言臣謹與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四十三人議皆曰長不奉法度不聽天子詔乃陰聚徒黨及謀反者厚養囚命欲以有為臣等議論如法制曰朕不忍致法於王其赦長死罪廢勿王臣倉等昧死言長有大死罪陛下不忍致法幸赦廢勿王臣請處蜀郡嚴道邛郵徐廣曰嚴道有邛嶮九折阪又有邛置邛案張晏曰嚴道蜀郡縣○來山有邛置故曰嚴道邛郵也遣其子母從居索隱曰案樂彦云妾勝之有子者從去也縣為築蓋家室皆廩食給薪菜鹽豉炊食器席蓐臣等昧死請布告天下制曰計食長給肉日五斤酒二斗令故美人才人得幸者十人從居他可索隱曰謂它事可其制也盡誅所與謀者於是乃遣淮南王載以輜車令縣以次傳是時袁盎諫上曰上素驕淮南王弗為置嚴傅相以故至此且淮南王為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卒逢霧露病死陛下為有殺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令復之縣傳淮南王者皆不敢發車封漢書音義曰檻車有檻封也淮南王乃謂侍者曰

淮南王時蓋何不
言羣臣論淮南王
時蓋何不據蓋
說將何以處長而
又不言其所以處
蓋不過逢君者耳
非真有納約之忠
也

誰謂乃公勇者。索隱曰乃汝也汝公淮南王自謂也吾安能勇吾以驕故不聞吾過至
此人生一世間安能邑邑如此乃不食死至雍。正義曰今岐州雍縣也雍令
發封以死聞上哭甚悲謂袁盎曰吾不聽公言卒以淮南王蓋
曰不可奈何願陛下自寬上曰為之奈何盎曰獨斬丞相御史
以謝天下乃可。索隱曰案劉氏云袁盎此言亦太過也上即令丞相御史遂考諸縣傳
送淮南王不發封餽待者皆棄市乃以列侯葬淮南王於雍守
冢三十戶孝文八年上憐淮南王淮南王有子四人皆七八歲
乃封子安為阜陵侯子勃為安陽侯子賜為周陽侯子良為東
成侯孝文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厲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
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漢書音義曰尺布斗粟猶尚不棄況於兄
沉以天下之廣而不能相容上聞之乃歎曰堯舜放逐骨肉。正義曰帝系云
顯頊之後四凶之內有承黃帝顯頊者而堯舜之故放逐骨肉周公殺管蔡天下
稱聖何者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我為貪淮南王地邪乃徙城

王維楨曰觀文帝
始末處淮南以及
其子則豈有殺弟
心耶

陽王王淮南故地。徐廣曰景王章之子而追尊謚淮南王為厲王。正義曰謚法云暴慢無親曰厲
置園復如諸侯儀孝文十六年徙淮南王喜復故城陽。索隱曰故城陽景王
上憐淮南厲王廢法不軌自使失國蚤死乃立其三子阜
陵侯安為淮南王安陽侯勃為衡山王周陽侯賜為廬江王皆
復得厲王時地參分之東城侯良前薨無後也孝景三年吳楚
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相曰大王必欲
發兵應吳臣願為將王乃屬相兵淮南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
王而為漢漢亦使曲城侯將兵救淮南。徐廣曰曲城侯姓蟲名捷其父名逢高祖功臣淮南
以故得完吳使者至廬江廬江王弗應而往來使越吳使者至
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心孝景四年吳楚已破衡山王朝上以
為貞信乃勞苦之曰南方卑溼徙衡山王王濟北所以褒之及
薨遂賜謚為貞王廬江王邊越數使使相交故徙為衡山王王
江北淮南王如故

田汝成曰此段叙
三王所以應吳者
賢否具見而景帝
或因或徙之故褒
貶寓焉辭不煩而
意自足

增補史記評林
卷二百二十八
淮南衡山列傳
四
鳳文官

劉辰翁曰淮南王安為人好讀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行陰其大者漢書雖列其才能風流然入怨望存不能得王維楨曰安有父子之痛而不明君臣之義何也董份曰蚡為肺腑大臣而言議如此其不赤族者真幸也

淮南王安為人好讀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譽天下時時怨望厲王死時欲畔逆未有因也及建元二年淮南王入朝素善武安侯武安侯時為太尉乃逆王霸上與王語曰方今上無太子大王親高皇帝孫正義曰漢書云武帝以安屬為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即宮車一日晏駕非大王當誰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金財物陰結賓客索隱曰淮南要略云養生數千高材者八人蘇非李尚左吳田怪之或說王曰先吳軍起時彗星出長數尺然尚流血千里今彗星長竟天天下兵當大起王心以為上無太子天下有變諸侯竝爭愈益治器械攻戰具積金錢賂遺郡國諸侯游士奇材諸辨士為方略者妄作妖言詔諛王王喜多賜金錢而謀反滋甚淮南王有女陵彗有口辯王愛陵常多予金錢為中詗長安徐廣曰詗伺候采察之名也音空政反安平侯鄂千秋玄孫伯與淮南王女陵通而中絕又遺淮南王書稱臣盡力故棄市○索隱曰鄧展曰詗捕也孟康曰詗音偵西方人以反間為偵

倪思曰謀情委曲難知太史公摹寫得盡

余有丁曰郎中令郎中之長斥免免被也

氏及包愷並音丑政反服虔云偵候之也約結上左右元朔三年上賜淮南王几杖不朝

淮南王王后荼王愛幸之王后生太子遷遷取王皇太后外孫

修成君女為妃應劭曰王太后先適金氏女也王謀為反具畏太子妃知而內泄事

乃與太子謀令詐弗愛三月不同席王乃詳為怒太子閉太子

使與妃同內三月太子終不近妃妃求去王乃上書謝歸去之

王后荼太子遷及女陵得愛幸王擅國權侵奪民田宅安致繫

人徐廣曰一云毆擊元朔五年太子學用劍自以為人莫及聞郎中雷被

巧索隱曰素巧者謂善用劍也乃召與戲被一再辭讓誤中太子索隱曰樂彥云初遂不讓故云一再讓而誤中太子也太子怒被恐此時有欲從軍者輒詣京師被即願

奮擊匈奴太子遷數惡被於王王使郎中令斥免欲以禁後正義曰後人不敢效也被遂囚至長安上書自明詔下其事廷尉河南

正義曰雷被告章下河南治逮淮南太子正義曰逮謂追赴河南也王王后計欲無

遣太子遂發兵反計猶豫十餘日未定會有詔即訊太子索隱曰案樂彥

茅坤曰中尉殷宏可謂入危疑而不亂者

王參曰兩詔弗許兩公卿請文法古雅可觀漢書損之非

當是時淮南相怒壽春丞留太子逮不遣如淳曰丞不逮諸河南也王以請相相弗聽王使人上書告相事下廷尉治蹤跡連王王使人候伺漢公卿公卿請逮捕治王王恐事發太子遷謀曰漢使即逮王王令人衣衛士衣持戟居庭中王旁有非是則刺殺之臣亦使人刺殺淮南中尉乃舉兵未晚是時上不許公卿請而遣漢中尉宏即訊驗王索隱曰案百官表云宏姓殷也王聞漢使來即如太子謀計漢中尉至王視其顏色和訊王以斥露被事耳王自度無何如淳曰無何異不發中尉還以聞公卿治者曰淮南王安擁閼奮擊匈奴者露被等廢格明詔當棄市索隱曰律治云詔書募擊匈奴而被請削五縣詔削一縣使中尉宏赦淮南王罪罰以削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王王初聞漢公卿請誅之未知得削地聞漢使來恐其捕之乃與太子謀刺之如前計及中尉至即賀王王以

按此言上無男漢不治即喜即言漢廷治有男王怒此二句文法與管學傳其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言不及之即危行句奴傳今單于即能前天子自將兵討即不能攻南面而臣于漢等語相類

故不發其後自傷曰吾行仁義見削甚耻之然淮南王削地之後其為反謀益甚諸使道從長安來為妄妖言索隱曰如淳曰道猶言路由長安來姚丞云道言上無男漢不治即喜即言漢廷治有男王怒以為妄言非也王日夜與伍被左吳等案輿地圖漢書曰伍被楚人或言其先伍子胥後○蘇林曰輿猶蓋載之意○部署兵所從入王曰上無太子宮車即晏駕廷臣必徵膠東王不即常山王徐廣曰皆景帝子也諸侯竝爭吾可以無備乎且吾高祖孫親行仁義陛下遇我厚吾能忍之萬世之後吾寧能北面臣事豎子乎王坐東宮召伍被與謀曰將軍上被悵然曰上寬赦大王王復安得此亡國之語乎臣聞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乃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臺也今臣亦見宮中生荆棘露沾衣也王怒繫伍被父母囚之三月復召曰將軍許寡人乎被曰不直來為大王畫耳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故聖人萬舉萬全昔文王一動而功顯于千世列為三代此

按百年之秦近世之吳楚作兩柱下分段照應

所謂因天心以動作者也。故海內不期而隨，此千歲之可見者。夫百年之秦，近世之吳楚，亦足以喻國家之存亡矣。臣不敢避子胥之誅，願大王母為吳王之聽。昔秦絕先王之道，殺術士，燔詩書，棄禮義，尚詐力，任刑罰，轉負海之粟，致之西河，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糟糠，女子紡績，不足於蓋形，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可勝數，僵尸千里，流血頃畝，百姓力竭，欲為亂者十家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神異物，還為偽辭，曰：臣見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邪？臣答曰：然。汝何求？曰：願請延年益壽藥。神曰：汝秦王之禮薄，得觀而不得取。即從臣東南至蓬萊山，見芝成宮闕，有使者銅色而龍形，光上照天。於是臣再拜，問曰：宜何資以獻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徐廣曰：西京賦曰：振子萬童。駟案：薛綜曰：振子童男女。與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皇帝大說，遣振男女三千人，資之五穀，種種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廣澤，

楊慎曰：五穀種種，又不止五穀也。雖

百工亦種種也。古語常如此互見。

陳沂曰：按任置死後，趙佗始自為王，今乃言尉佗先王，陳勝乃反被一時對辭，不究其實耳。

凌約言曰：始曰十家而五，次曰十家而六，又次曰十家而七，虐政日益熾，民心日益離，太史公摹寫當時景象，若目擊然。

田汝成曰：今大王二句，過下入題，聯絡无痕。文武

因天心以動，便是文武之時，高帝因時可而動，便是高帝之天，故得天下之易，吳楚逆天，不知時，是以身死為

止王不來。正義曰：括地志云：亶州在東海中，秦始皇遣徐福將童男女，遂止此州，其後復有數州，萬家，其上人有至會稽，搭市易者，闕文。於是百姓

悲痛相思，欲為亂者十家而六。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不來，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為士卒，衣補。秦皇帝可其萬五千人。於是百姓離心，瓦解，欲為亂者十家而七。客謂高皇帝曰：時可矣。高皇帝曰：待之。聖人當起

東南，間不一年，陳勝吳廣發矣。高皇始於豐沛一倡，天下不期而響應者，不可勝數也。此所謂蹈瑕候間，因秦之亡而動者也。百姓願之若旱之望雨，故起於行陳之中，而立為天子，功高三

王，德傳無窮。今大王見高皇帝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夫吳王賜號為劉氏祭酒。應劭曰：禮飲酒必祭，示有先也。故稱祭酒尊也。復不朝，王

四郡之眾，地方數千里，內鑄消銅，以為錢，東煮海水，以為鹽，上取江陵木，以為船，一船之載，當中國數十兩車，國富民眾，行珠玉金帛，賂諸侯宗室大臣，獨竇氏不與計，定謀成，舉兵而西，破

天下笑末以淮南比之整整可鑿且文字尤為利口而不能奪淮南之心何耶

於大梁敗於狐父。徐廣曰在梁碭之間奔走而東至於丹徒。越人禽之。身死絕祀。為天下笑。夫以吳越之眾不能成功者何。誠逆天道而不知時也。方今大王之兵眾不能十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有萬倍於吳楚之時。願大王從臣之計。大王不從臣之計。今見大王事必不成。而語先泄也。臣聞微子過故國而悲。於是作麥秀之歌。是痛紂之不用王子比干也。故孟子曰。紂貴為天子。死曾不若匹夫。是紂先自絕於天下久矣。非死之日。而天下去之。今臣亦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必且賜絕命之書。為羣臣先死於東宮也。如淳曰王時所居也於是王氣怨結而不揚。涕滿匡而橫流。即起歷階而去。王有孽子不害。最長。王弗愛。王后太子皆不以為子。兄數。如淳曰不以為子。兄秩數不害有子。建材高。有氣常怨望。太子不省其父。度服曰不省錄著又怨時。諸侯皆得分子弟為侯。而淮南獨二子。一為太子。建。父獨不得為侯。建陰結交。欲告敗太子。以其父代之。太

茅瑣曰建以父怨欲發淮南陰事審願以大父怨深購淮南事適逢其會亦奇矣

子知之。數捕繫而榜笞。建具知太子之謀。欲殺漢中尉。即使

所善壽春莊芷。索隱曰漢書作嚴正以元朔六年上書於天子曰。毒藥苦於

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今淮南王孫建材能高。淮南王

王后荼荼。子太子遷常。疾害建。建父不害無罪。擅數捕繫。欲殺

之。今建在。可徵問。具知淮南陰事。書聞上。以其事下廷尉。廷尉

下河南治。是時故辟陽侯孫審卿善丞相公孫弘。怨淮南厲王

殺其大父。乃深購淮南事。於弘。弘乃疑淮南有畔。迎計謀。深窮

治其獄。河南治建。辭引淮南太子及黨與。淮南王患之。欲發問

伍被曰。漢廷治亂。伍被曰。天下治。王意不說。謂伍被曰。公何以

言天下治也。被曰。被竊觀朝廷之政。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

之別。長幼之序。皆得其理。上之舉錯。遵古之道。風俗紀綱。未有

所缺也。重裝富賈。周流天下。道無不通。故交易之道行。南越賓

服。羌棘入獻。東甌入降。廣長榆。如淳曰廣謂拓大之也。長榆塞名。王恢所謂樹榆為塞開朔方。匈

陳沂曰上極言天下之治見民心之未去此極美大將之才見漢庭之有人議論甚正

匈奴還告被曰大將軍遇士大夫有禮於士卒有恩眾皆樂為之用騎上下山若斐材幹絕人被以為材能如此數將習兵未易當也及謁者曹梁使長安來言大將軍號令明當敵勇敢常為士卒先休舍穿井未通須士卒盡得水乃敢飲軍罷卒盡已渡河乃渡皇太后所賜金帛盡以賜軍吏雖古名將弗過也王默然淮南王見建已徵治恐國陰事且覺欲發被又以為難乃復問被曰公以為吳興兵是邪非也被曰以為非也吳王至富貴也舉事不當身死丹徒頭足異處子孫無遺類徐廣曰一作臣聞吳王悔之甚願王孰慮之無為吳王之所悔王曰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徐廣曰一本無此言字案張晏曰不成則死一計耳瓚曰或有一言之交以死報之矣且吳何知反瓚曰言吳王不

吳何知反謂吳不知所以反故便漢將得過成

知學兵反○索隱曰案知猶解也漢將一日過成臯者四十餘人如淳曰言吳不塞成臯口而令漢將得過之

王維楨曰漢將一

今我合樓緩先要成臯之口漢書直云緩無樓字樓緩乃六國時人疑此後人

爽徐中行曰時汲黯為河南太守故

南太守獨有雒陽耳何足憂然此北尚有臨晉關河東上黨與

安言及之雖以何

河內趙國人言曰絕成臯之口天下不通據三川之險正義曰即成臯關也

足憂為言實有憚

也王曰左吳趙賢朱驕如皆以為有福什事九成公獨以為有

心故胡康侯云劉

禍無福何也被曰大王之羣臣近幸素能使眾者皆前繫詔獄

安欲叛漢而憚汲

餘無可用者王曰陳勝吳廣無立錐之地千人之聚起於大澤

陳沂曰有禍無福

奮臂大呼而天下響應西至於戲而兵百二十萬今吾國雖小

之言似有決斷者

然而勝兵者可得十餘萬非直適戍之眾鐵鑿棘矜也徐廣曰大

何其見之不終耶

鐵鑿棘矜也徐廣曰大

時之言故重疊不自覺耳

董份曰被實為淮南畫反而史記所錄被詣吏自告之文其間不先飾辭而太史公具載之所以微見被之冤狀而惡湯之專殺也然被以人臣親教其主詐為奏書從速以激下反上固漢法所必誅矣湯論殺之是也使徒以其文辭而欲

為無道殘賊天下與萬乘之駕作阿房之宮收太半之賦發閭左之戍正義曰閭左邊不役之民秦則役之也父不寧子不便弟政苛刑峻天下敖然若焦索隱曰茲消反民皆引領而望傾耳而聽悲號仰天叩心而怨上故陳勝大呼天下響應當今陛下臨制天下齊海內汎愛蒸庶布德施惠口雖未言聲疾雷霆令雖未出化馳如神心有所懷威動萬里下之應上猶影響也而大將軍材能不特章邯楊熊也大王以陳勝吳廣論之被以為過矣王曰苟如公言不可徵幸邪被曰被有愚計王曰奈何被曰當今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朔方之郡田地廣水草美民徙者不足以實其地臣之愚計可為丞相御史請書徙郡國豪傑任俠及有耐罪以上應劭曰輕罪不至於髡其耐罪故曰耐古耐字從彡髮膚之意蘇林以為法度之字皆上從寸後改如是耐音若能如淳曰律耐為司寇耐為鬼薪白粲耐猶任也蘇林曰一歲為耐耐能任其罪赦令除其罪產五十萬以上者皆徙其家屬朔方之郡益發甲卒急其會日又偽為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詔

原其反逆其本末豈稱乎

獄逮書諸侯太子幸臣晉灼曰百官表宗正有左右都司空上林有小司空皆主囚徒官也如此則民怨諸

王維楨曰前多美詞未乃為畫逆計何其智愚相背哉

侯懼即使辯武徐廣曰淮南人名士曰武隨而說之儻可徵幸付得一乎王曰此可也雖然吾以為不至若此於是王乃令官奴入宮作皇帝

光緒曰按淮南嘗作彘戒有云戰戰慄慄日謹

重丞相御史大將軍軍吏中二千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漢使節法冠蔡邕曰法冠楚王冠也秦滅楚以其君冠賜御史○索隱曰崔浩云一名解豸冠也欲如伍被

致惜其以如是之材不務遵蕃臣職以叛逆誅

計使人偽得罪而西蘇林曰詐作罪人而西也事大將軍丞相一日發兵如淳曰發淮南蒙耳如淳曰以物蒙覆其頭而為發去其王欲發國中兵恐其相二千石

公云此非獨王過亦其臣下漸靡使然則伍

不聽王乃與伍被謀先殺相二千石偽失火宮中相二千石救火至即殺之計未決又欲令人衣求盜衣漢書音義曰卒衣也持羽檄從東方來呼曰南越兵入界欲因以發兵乃使人至廬江會稽為求

唐順之曰其謀比諸人速遠矣此

盜未發王問伍被曰吾舉兵西鄉諸侯必有應我者即無應奈何被曰南收衡山以擊廬江有尋陽之船守下雉之城徐廣曰在江夏縣

增補史記評林

卷一百一十八

淮南衡山列傳

十

鳳文館藏

蘇林曰下雒縣名○索隱曰

結九江之浦絕豫章之口正義曰即彭蠡湖口北流出大江者

愛其主當執義以

弩臨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東收江都會稽正義曰江都揚州南通

中變被論吳楚之

勁越屈疆江淮間猶可得延歲月之壽王曰善無以易此急則

得失援引秦漢之

走越耳於是廷尉以王孫建辭連淮南王太子遷聞上遣廷尉

與區其論甚正若

監因拜淮南中尉逮捕太子至淮南淮南王聞與太子謀召相

執此不變安知淮

二千石欲殺而發兵召相相至內史以出為解中尉曰臣受詔

而不致發被乃轉

使不得見王王念獨殺相而內史中尉不來無益也即罷相王

為必不得已之論

猶豫計未決太子念所坐者謀刺漢中尉所與謀者已死以為

既欲詐為丞相御

口絕乃謂王曰羣臣可用者皆前繫今無足與舉事者王以非

史書徒豪傑以激

時發恐無功臣願會逮王亦偷欲休徐廣曰偷即許太子太子即

民怨又詐為詔獄

自到不殊晉灼曰不伍被自詣吏因告與淮南王謀反反蹤跡具

幸臣以懼諸侯與

如此吏因捕太子王后圍王宮盡求捕王所與謀反賓客在國

前之說真為二人

中者索得反具以聞上下公卿治所連引與淮南王謀反列侯

被誅宜哉故著之

以為入臣之戒

陳認典曰余按

班史贊曰伍被安

於危國忠不終而

詐讐誅夷不亦宜

乎此固然矣竊謂

同逆固為不軌若

變亦為不忠伍被

處此實九思而未

得其當也卒之甘

於惡黨者其俠士

之肝腸與惜哉

王蓋曰按淮南王

逆節萌于田蚡無

將誅意豈可謂將

者也

○焦竑曰漢制凡

吏初除皆曰試守

滿歲為真始給全

俸今所謂比即初

試之吏與為真之

吏相等者也非謂

二千石豪傑數千人皆以罪輕重受誅衡山王賜淮南王弟也

當坐收有司請逮捕衡山王天子曰諸侯各以其國為本不當

相坐與諸侯王列侯會肄丞相諸侯議徐廣曰詣都至就丞相共議

王彭祖列侯臣讓等四十三人議皆曰淮南王安甚大逆無道

謀反明白當伏誅膠西王臣端議曰淮南王安廢法行邪懷詐

偽心以亂天下熒惑百姓倍畔宗廟妄作妖言春秋曰臣無將

將而誅安罪重於將謀反形已定臣端所見其書節印圖及他

逆無道事驗明白甚大逆無道當伏其法而論國吏二百石以

上及比者徐廣曰比宗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教當皆免

官削爵為士伍毋得宦為吏其非吏他贖死金二斤八兩蘇林曰

以章臣安之罪使天下明知臣子之道毋敢復有邪僻倍畔

之意丞相弘廷尉湯等以聞天子使宗正以符節治王未至淮

南王安自剄殺徐廣曰即位凡四十二王后荼太子遷諸所與謀反者

增補史記評林

淮南衛山列傳 十一 鳳文館藏

史見淮南以反誅及讀小山淮南之篇與八公之咏又見鷄鳴天上犬吠雲中淮南以仙去也二家所載不同不能無疑說者與漢武求仙索淮南鴻寶之書而不得故誅之然神仙以此脫去凡胎耳實未嘗得而誅之也審如是伍被其國死哉

王維模曰先叙衡山王諸妃及男女于前而後之所以相傾者始不紊茅坤曰次衡山王或名後有案按從容漢書作縱史注縱子豈反史音景

皆族天子以伍被雅辭多引漢之美欲勿誅廷尉湯曰被首為之畫反謀被罪無赦遂誅被國除為九江郡徐廣曰又為六安國以陳縣為都衡山王賜王后乘舒正義曰衡山王后名也生子三人長男爽為太子次男孝次女無采又姬徐來生子男女四人美人厥姬生子二人衡山王淮南王兄弟相責望禮節間不相能衡山王聞淮南王作為畔逆反具亦心結賓客以應之恐為所并元光六年衡山王入朝其謁者衛慶有方術欲上書事天子王怒故劾慶死罪彊榜服之衡山內史以為非是卻其獄王使人上書告內史內史治言王不直王又數侵奪人田壞人家以為田有司請逮治衡山王天子不許為置吏二百石以上如淳曰漢義注吏四百石以下自調除國中今王惡天子皆為置之衡山王以此惠與奚慈張廣昌謀求能為兵法候星氣者日夜從容王密謀反事徐廣曰密謀作計校王后乘舒死立徐來為王后厥姬俱幸兩人相妬厥姬乃惡王后徐來於太子曰徐來使婢蠱道殺太

按此連下數欲字揣摩王后隱情曲盡

王韋曰太子遭謗不能自盡適以若所為為止謗之術陋亦甚矣

子母太子心怨徐來徐來兄至衡山太子與飲以刃刺傷王后兄王后怨怒數毀惡太子於王太子女弟無采嫁棄歸與奴奸又與客奸太子數讓無采無采怒不與太子通王后聞之即善遇無采無采及中兄孝少失母附王后王后以計愛之與共毀太子王以故數擊笞太子元朔四年中人有賊傷王后假母者漢書音義曰傅母屬王疑太子使人傷之笞太子後王病太子時稱病不待孝王后無采惡太子太子實不病自言病有喜色王大怒欲廢太子立其弟孝王后知王決廢太子又欲并廢孝王后有侍者善舞王幸之王后欲令侍者與孝亂以汙之欲并廢兄弟而立其子廣代太子太子爽知之念后數惡已無已時欲與亂以止其口王后飲太子前為壽因據王后股求與王后臥王后怒以告王王乃召欲縛而笞之太子知王常欲廢已立其弟孝乃謂王曰孝與王御者奸無采與奴奸王彊食請上書即倍王去王

鳳城館藏

王章曰望如是三
字提掇此一段甚
有綱領并其心事
且暴白矣

使人止之莫能禁乃自駕追捕太子太子妄惡言王械繫太子
宮中孝日益親幸王奇孝材能乃佩之王印號曰將軍令居外
宅多給金錢招致賓客賓客來者微知淮南衡山有逆計日夜
從容勸之王乃使孝客江都人救赫陳喜作朝車鏃矢徐廣曰朝車戰車也
音扶萌反○索隱曰救漢書作救刻天子璽將相軍吏印王日夜求壯士
如周丘等數稱引吳楚反時計畫以約束衡山王非敢效淮南
王求即天子位畏淮南起并其國以為淮南已西發兵定江淮
之間而有之望如是元朔五年秋衡山王當朝六年過淮南淮
南王乃昆弟語除前卻約束反具衡山王即上書謝病上賜書
不朝元朔六年中衡山使人上書請廢太子爽立孝為太子爽
聞即使所善白贏之長安上書索隱曰贏音盈人姓名也言孝作朝車鏃矢與
王御者奸欲以敗孝白贏至長安未及上書吏捕贏以淮南事
繫王聞爽使白贏上書恐言國陰事即上書反告太子爽所為

凌約言曰此傳起
處先以王后諸妃
及男女摠叙于前
未後復以王后諸
妃及男女等結之
可謂首尾相應
趙恒曰引詩戎
狄是膺荆舒是懲
淮南衡山之封國
太久而親戎狄以
致亂結之以荆楚

不道棄市罪事事下沛郡治元朔七年冬有司公卿下沛郡求
捕所與淮南謀反者未得得陳喜於衡山王子孝家吏劾孝首
匿喜孝以為陳喜雅數與王計謀反恐其發之聞律先自告除
其罪又疑太子使白贏上書發其事即先自告告所與謀反者
救赫陳喜等廷尉治驗公卿請逮捕衡山王治之天子曰勿捕
遣中尉安索隱曰安漢書表司馬安也太行息索隱曰安漢書表本息即問王王具以情實對
吏皆圍王宮而守之中尉大行還以聞公卿請遣宗正大行與
沛郡雜治王王聞即自到殺孝先自告反除其罪坐與王御婢
奸棄市王后徐來亦坐蠱殺前王后乘舒及太子爽坐告王不
孝皆棄市諸與衡山王謀反者皆族國除為衡山郡
太史公曰詩之所謂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信哉是也淮南衡山
親為骨肉疆土千里列為諸侯不務遵蕃臣職以承輔天子而
專挾邪僻之計謀為畔逆仍父子再囚國各不終其身為天下

增補史記評林 卷一百一十八 淮南衡山列傳 一三 鳳城文館藏

標勇云云正與上引詩之意相應也
按圖誌云荆警也軫屋散為荆
州分爲楚國陽
盛物故氣極急
悍故其人有道
後服无道先強
太史公論淮南
衡山謀爲叛逆
而歸之荆楚俗
薄儻勇輕悍蓋
有所本云

笑此非獨玉過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也夫荆楚儻勇輕悍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

索隱述贊曰淮南多橫舉事非正天子寬仁其過不更朝車致禍斗粟成詠王安好學女陵作誦兄弟不和傾國殞命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十八

終

巖谷修
岡千仞
石川鴻齋
同校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十九

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索隱曰謂本法循理之吏也

吳興凌雅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方苞增評

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導民也刑罰所以禁姦也文武不備良民

懼然身修者官未嘗亂也奉職循理亦可以爲治何必威嚴哉

孫叔敖者正義曰說苑云孫叔敖爲令尹一國吏民皆來賀有一老父衣蠶衣冠白冠後

進之於楚莊王以自代也三月爲楚相施教導民上下和合世

俗盛美政緩禁止吏無姦邪盜賊不起秋冬則勸民山採春夏

以水徐廣曰乘多水各得其所便民皆樂其生莊王以爲幣輕更以

小爲大百姓不便皆去其業市令言之相曰市亂民莫安其處

次行不定相曰如此幾何頃乎市令曰三月頃相曰罷吾令

之復矣後五日朝相言之王曰前日更幣以爲輕今市令來言

增趙恒曰法令爲
文刑罰爲武奉職
循理四字乃太史
循吏之本旨
按雜事篇云楚
莊王罷朝而晏
樊姬問其故王
曰今日與賢相
語不知晏姬曰
賢相爲誰王曰
虞丘子姬曰虞
丘子爲相數十
年未嘗進一賢
安得爲賢王以
姬之言告虞丘
子虞丘子於是
辭位而進孫叔
敖楚卒以伯樊
姬有力焉
王維楨曰無他異

政皆使民者行之

朱應登曰孫叔敖

其相者示之行也

西門豹罷河伯之

聘而鑿其渠者示

之好也

舉五人傷漢事也

孫叔順民所欲而

不教而從化以視

猶賊任威使吏民

重足一跡而益輕

犯法者何如哉子

產既死而有遺愛

以視張湯死而民

不思王温舒同時

五族而衆以為宜

者人何如公儀子

使食祿者不得與

民爭利以視置平

準籬鹽鐵告緡以

巧奪於民者何如

石奢李離以死守

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之不定臣請遂令復如故王許之下

令三日而市復如故楚民俗好庠車索隱曰庠王以為庠車不便

馬欲下令使高之相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不可王必欲高車

臣請教閭里使高其柶索隱曰柶門限乘車者皆君子君子不能

數下車王許之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此不教而民從其化近

者視而效之遠者四面望而法之故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材自

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己之罪也皇覽曰叔敖冢在南郡江陵故城

江陵後當為萬戶邑去故楚都郢城北三十里

子產者鄭之列大夫也索隱曰按有管晏列傳其國僑羊舌肸等亦古之鄭昭

君之時以所愛徐摯為相索隱曰按鄭系家云子產鄭成公之少子事簡公定公

相索隱曰子期亦鄭之公子也左傳國語亦無其說按系家為相一年豎子不戲

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賈索隱曰賈音價謂臨時評

三年門不夜關徐廣曰一作閑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

號哭老人兒啼曰子產去我死乎民將安歸皇覽曰子產冢在河南新

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第為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

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遺相

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

故不受也今為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

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

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離其貨乎

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堅直廉正無所阿避行縣道有殺人者相

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擊焉使人言之王曰殺人者臣

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廢法縱罪非忠也臣罪當死王曰

增補史記評林

卷二百下九

循吏列傳

二

鳳文官

歲

評點 史記評林 卷一百十九

鳳文館藏

歸之如水就下
愛之如孝子敬
父母子產病將
死國人皆呼嗟
曰誰可使代子
產死者乎及其
不免死也士大
夫哭之于朝商
賈哭之于市農
夫哭之于野哭
子產者皆如喪
父母
高策一本作高
策
按韓詩外傳云
此明于魚為已
者也故老子曰
後其身而身先
外其身而身存
非以其無私私
故能成其私詩
曰思無邪此之
謂也
何孟春曰這殺人
者乃其父也奢何
不與之而俱凶不

追而不及不當伏罪。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誅而死臣職也。遂不受令自刎而死。

李離者晉文公之理也。正義曰理獄官也過聽殺人自拘當死。文公曰官

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過非子之罪也。李離曰臣居官為長

不與吏讓位受祿為多。不與下分利。今過聽殺人傳其罪下吏

非所聞也。辭不受令。文公曰子則自以為有罪寡人亦有罪邪

李離曰理有法失刑則刑失死則死。公以臣能聽微決疑。索隱曰察微理以決疑獄故周禮司寇以五聽察獄詞氣色耳目也又尚書曰服念五六日至乎旬時是也故使為理。今過聽殺人罪當

死遂不受令伏劍而死。

太史公曰孫叔敖出一言郢市復子產病死鄭民號哭公儀子

見好布而家婦逐石奢縱父而死楚昭名立李離過殺而伏劍

晉文以正國法。

索隱述贊曰奉職循理為政之先恤人體國良吏述焉叔孫鄭廉自昔稱賢拔葵一利救父非愿幸離伏劍為法而然

然不返言于庭而
父殺人之惡不聞
于人亦得所以為
父隱之道矣乃持
區區之信以伏斧
鑕而博司直之譽
可哀矣哉
邵寶曰君子之論
奢嘗謂竊負而逃
為天子然且可
為而奢獨不可矣
雖然下舜一等則
奢其庶幾矣
揚慎曰新序亦載
此事文米更緝當
參觀
王世貞曰余少
習太史公書固奇
之至諸傳滑稽貨
殖游俠甚猥瑣匹
賴也乃獨不載循
吏而傳中所載奢
寡數人耳河南守
吳公治行為天下
第一固嘗若賈生
矣史不能舉吳公

增補史記評林 卷一百十九 循吏列傳 三 鳳文館藏

名與所以稱第一
狀何者其太史
公之畧於史也蓋
史至班固而後定
也
楊慎曰贊語叶韻
而句法奇
黃震曰孫叔敖使
民自高其事得誘
民之術也公儀休
不受魚謹律令之
常也石奢以父殺
人李離以過聽殺
人皆自殺皆難能
之事也

評點
史記評林
卷一百一十九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十九 終

巖谷 修
岡千仞 同校
石川鴻齋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十九

汲黯列傳第六十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文穎曰六國時衛但稱君至黯

七世。世為卿大夫。黯以父任。孝景時為太子洗馬。以莊見憚。索隱曰莊者嚴也。謂嚴威也。自漢明帝諱莊。故已後莊皆云嚴。孝景帝崩。太子即位。黯為謁者。東越相攻。

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

以辱天子之使。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

家人失火。屋比延燒。索隱曰比音鼻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

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振貧

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遷為滎陽令。黯耻為令。

病歸田里。上聞。乃召拜為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為

東海太守。黯學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而任之。淳如

曰律太守都尉諸侯內史各一人。卒史書佐各十人。今總言丞史。或以為擇郡丞及史使任之。鄭當時為大農。推官屬丞史亦是也。其治責大指而

王維楨曰始末所
具盡是抗直更不
雜以他事
茅坤曰通篇以伉
直摹寫汲黯為精
神而不學無術亦
稍稍見
楊慎曰然字若屬
下句又有力看他
寫汲黯自初使越
便別至矯制又別
其平生如此故所
至為朝廷重
王維楨曰此斷述
黯性行他人或用
在首或于尾則為
常太史公獨乘間
入此非漫及也
茅坤曰述性行如
此者欲為後數事
張本耳
董份曰言其所善
以見黯好道
劉辰翁曰皆子長
極意發明其人善
灌夫鄭當時亦借

增補史記評林 卷一百一十九 汲黯列傳 鳳文館藏

以明之皆傳中品

黃震曰汲黯以純

剛至正之氣卓出

漢庭之右自天子

以下皆嚴憚之言

雖不用漢鼎之增

重亦多矣子曰根

也德焉得剛黯庶

幾無怨者歟

董份曰助能發黯

之為人亦知人矣

崔說曰漢武帝雄

才大略智臣藻士

或以優畜或以顯

使一犯禁戒刑辟

無少假借獨以嚴

憚黯不冠不敢見

嘆其為社稷臣准

南王視漢廷公卿

獨憚長孺藏邪謀

而不敢發斯亦近

于已正物正者歟

楊慎曰將言望見

黯避帷中故先從

衛責弘常日見時

已不苛小黯多病卧閨閣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

以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為而已弘大體不拘文法

黯為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已者善待之不合已

者不能忍見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學游俠任氣節內行脩絜

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常慕傅柏袁盎之為人也應劭曰傅柏梁人

數直諫不得久居位當是時太后弟武安侯蚡為丞相中二千

石來拜謁蚡不為禮然黯見蚡未嘗拜常揖之天子方招文學

儒者上曰吾欲云云張晏曰所言欲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

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黯

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賢也索隱曰黯愚也音陟降反羣臣或數黯黯

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

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

數如淳曰杜欽所謂病滿賜告詔恩也數者非一也或曰賜

為請告徐廣曰最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

踰人索隱曰踰音度索漢書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之

不去雖自謂貴育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

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而視之如淳曰廁音側謂林邊臨林視

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

帳中應劭曰武帳織成爲武士象也孟康曰今御武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

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張湯方以更定律令為廷

尉黯數責湯於上前曰公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

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二者無一焉非苦

就行放桡就功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如淳曰公以此無

種矣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厲守高不能屈

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為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

說來如此則前所謂重後所謂封侯皆有不足道矣
始枉以為直破析苛碎須要如已意
自為功耳非苦就
行謂明知所行之
非而故為艱苦以
成之如湯為三公
而家產不過五百
金及造請諸公不
避寒暑是也放桡
就功謂析言破律
以就其功如湯與
皮幣造白金籠鹽
鐵出告繒令皆是
也
余有丁曰按謂湯
恣行苛刻而又毀
折舊制以成其事
功即所謂紛更之
說也
楊慎曰其言深文
巧詆至以勝為功

何其深切痛至非老成閱歷惻恒周謹不能為此言也
班史去之非是
唐順之曰捐田蚡捐大將軍作兩處
叙楊慎曰大將軍有捐客反不重耶句
甚高簡大將軍又高過于平生句有
董份曰黜以質直責大體持朝廷議則可至以已官職而望君上毀吹之進則粗矣故史著其偏心而漢武亦得譏其不學也
按文子云虛無因循學後而不先辟若積薪燎後者處上汲長孺學黃老之言故引而用之耳
方苞曰篇首稱

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少事
乘上間常言與胡和親無起兵上方向儒術尊公孫弘及事益
多吏民巧弄索隱曰音路洞反上分別文法湯等數奏決讞以幸索隱曰音魚列反
而黯常毀儒面觸弘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筆吏
專深文巧詆索隱曰音丁禮反陷人於罪使不得反其真以勝為功上愈
益貴弘湯弘湯深心疾黯唯天子亦不說也欲誅之以事弘為
丞相乃言上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
能任請徙黯為右內史為右內史數歲官事不廢大將軍青既
益尊姊為皇后然黯與九禮人或說黯曰自天子欲羣臣下大
將軍大將軍尊重益貴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捐
客反不重邪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過
於平生淮南王謀反憚黯曰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
說丞相弘如發蒙振落耳天子既數征匈奴有功黯之言益不

黯好學正與此語反對以黯為無學故以儒術尊公孫宏也
光緒曰按呂刑云上下比罪言於法者條則上比重罪下比輕罪上下相比觀其所犯當與誰同然後定法如今律死明文則許用刑也然當上下比罪之時吏多因緣為奸差錯安比如長安賈人與渾邪王市者坐當死者五百餘人此則以不可行之法而強比附者也亦有汲長孺直言民安措足哉長孺之言曰愚民安所知市買長安中物而

用始黯列為九卿而公孫弘張湯為小吏及弘湯稍益貴與黯
同位黯又非毀弘湯等已而弘至丞相封為侯湯至御史大夫
故黯時丞相史皆與黯同列或尊用過之黯偏心不能無少望
見上前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上默然有間
黯罷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黯之言也日益甚居無何匈奴
渾邪王率眾來降漢發車二萬乘縣官無錢從民貴馬索隱曰音時夜反
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黯曰長安令無罪
獨斬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
何至令天下騷動罷弊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
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者五百餘人黯請問見高門如淳曰黃門殿
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
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為陛下得胡人皆以為奴婢以
賜從軍死事者家所鹵獲因予之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

增補史記評林

卷百二十一 汲鄭列傳 三 鳳文館 歲

文吏以為關出財物于邊關乎此則不易之論余有丁曰上默然者屢矣黯亦危矣按考要云漢書更其文曰臣常有狗馬之心今病力不能任郡專師古注病力病甚皆非也若嚴助傳曰有狗馬之病不能勝服此與太史公語同王維禎曰帝正不欲黯在內乃自請按黯謂不得與朝廷議與願留禁闈皆足以發明忠君之心按王意所不欲二語足盡古今奸臣之態按論衡云淮陽

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眾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為闌出財物于邊關乎應劭曰闌安也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出關雖於京師市買其法一也瓚曰無符傳出入為闌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臣竊為陛下不取也上默然不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後數月黯坐小法會赦免官於是黯隱於田園居數年會更五銖錢徐廣曰元符五年行五銖錢民多盜鑄錢楚地尤甚上以為淮陽楚地之郊乃召拜黯為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詔數彊予然後奉詔詔召見黯黯為上泣曰臣自以為填溝壑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用之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闈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索隱曰今猶即今也謂今日後即召君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臥而治之黯既辭行過大行李息曰黯棄居郡不

鑄偽錢吏不能禁汲黯為太守不壞一釐不刑一人高枕安臥而淮陽政清劉辰翁曰因黯故生安因安故又及段宏可謂展轉甚不切者及言衛人然後一時出處有可嘆者又與傳第一語有寵于古之衛君者相發云茅坤曰鄭君者豈其節義之士耶惜乎太史公不能自勒為一傳朱翌曰漢高令諸故項籍臣名籍謂之豁達大度鄭君曾事籍獨不奉詔可謂賢矣乃逐之至斯丁公則曰使人臣毋效丁公何也茅坤曰鄭莊與汲

得與朝廷議也然御史大夫張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非肯正為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文法如淳曰舞猶弄也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為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與之俱受其僂矣息畏湯終不敢言黯居郡如故治淮陽政清後張湯果敗上聞黯與息言抵息罪令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如淳曰諸侯王相在郡守上秩真二千石律真二千石俸月二萬二千石月萬六千卒後上以黯故官其弟汲仁至九卿子汲偃至諸侯相黯姑姊子司馬安亦少與黯為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宦官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昆弟以安故同時至二千石者十人濮陽客發索隱曰案漢書作段宏始事蓋侯信徐廣曰太信任宏宏亦再至九卿然衛人仕者皆嚴憚汲黯出其下鄭當時者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漢書音義曰當時父嘗為項籍將籍死已

長孺性行不相似
獨其好黃老處回
凌約言曰曰其慕
長者如恐不見曰
其游知交皆其大
父行曰客无留門
以貴下人曰侯上
之間說未嘗不言
天下之長者曰推
轂士及官屬丞史
太史公宛轉摹寫
而鄭莊之好賢樂
善具見矣
光緒曰余讀史
至鄭君守楚節
獨不肯為漢王
名籍其事抑何
偉烈也其子當
時以才語顯位
九卿乃日置朝
馬請謝客在朝
承意不敢甚引
當否又何靡也
弗子哉
茅坤曰好揚士類
亦其生平得力處

而屬漢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
者為大夫而逐鄭君鄭君死孝文時鄭莊以任俠自喜脫張禹
於見服虔曰梁孝王將楚相之弟聲聞梁楚之間孝景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
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如淳曰交道四通處也請賢客便瓊曰諸郊謂長安四面
著馬也存諸故人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其明旦常恐不徧莊好
黃老之言其慕長者如恐不見年少官薄然其游知交皆其大
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武帝立莊稍遷為魯中尉濟南太守江
都相至九卿為右內史以武安侯魏其時議貶秩為詹事遷為
大農令莊為太史誠門下客至無貴賤無留門者執賓主之禮
以其貴下人莊廉又不治其產業仰奉賜以給諸公然其餽遺
人不過算器食徐廣曰算音先管及竹器○索隱曰算謂竹器以言無銅漆也漢書作具器食每朝候上之間說未
嘗不言天下之長者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之也
常引以為賢於己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聞人之善言

楊慎曰有味其言
之正在字謂常引
以為賢于己之言
一本下鄭莊屬
上句讀
按行千里不齎
糧其所與者衆
也
按傲謂愛顧貨
而載運也言莊
當時保任其資
客於司農載運
也
茅坤曰司馬安與
汲黯為姑姊兄弟
獨不為鄭莊地何
耶
茅坤曰此兩人行
旨不同而猶意氣
相合其廢也賓客
並落故太史合為
一傳以摹寫之
楊慎曰因當時隣
汲黯上有廉字故
下面說家貧家貧
而後賓客落此兩

進之上唯恐後山東士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鄭莊使視決河
自請治行五日如淳曰治行謂莊嚴也上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齎糧請治
行者何也然鄭莊在朝常趨和承意不敢甚引當否及晚節漢
征匈奴招四夷天下費多財用益匱莊任人賓客為大農傲人
徐廣曰一作入一云賓客為大農傲人傲人蓋與生財利如今方宜矣駟索晉灼曰當時為大農而任使其賓客辜較任傲也瓊曰任人謂保任見舉者○索隱曰傲音即傲反辜較音姑角謂當時作大農任賓客傲人取庸直也或者賞物以應官取庸故下云多連負也辜較字亦作酷權權者獨也言國家獨權酷也此云辜較亦謂令賓客任人專其利故云辜較也多
連負司馬安為淮陽太守發其事莊以此陷罪贖為庶人頃之
守長史如淳曰丞相長史也上以為老以莊為汝南太守數歲以官卒鄭莊
汲黯始列為九卿廉內行修絮此兩人中廢家貧賓客益落索隱曰落零落也及居郡卒後家無餘貲財莊兄弟子孫以莊故至二千
石六七八人焉
太史公曰夫以汲鄭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況眾人
乎下邳翟公有言徐廣曰邳一作邳○索隱曰邳音圭縣名屬京兆始翟公為廷尉賓客闐門

評點 史記評林

人皆居郡卒平時復皆無餘財漢書

何誤也 王鑿曰太史公感

朋友不救腐刑申

來 徐中行曰子長

之作史記列傳也

以賈生續屈平之

後而附三騶田駢

之屬於孟軻雖年

代遠邈人品不同

然有深意焉第以

汲黯與鄭莊同贊

則予所不解說者

謂長孺伉直不能

容人之過當時好

客能推人之賢夫

樂善疾不善一途

也遷合而贊之似

矣予則以為黯之

疾惡古遺直也莊

之推賢好名之人

也合而贊之遷亦

淺淺乎知黯者也

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汲鄭亦云悲夫

索隱述贊曰河南籍制自古稱賢淮南臥理天子伏焉積薪與歎伉直愈堅鄭莊推士天下翕然交道勢利翟公愴矣

楊慎曰按野客叢書云炎涼世態自古而然廉頗為趙將賓客盡至及其免歸賓客盡去後復為將客又至頗曰客退矣客曰君何見之晚也夫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即從君無勢我即去此其理也又何怨焉頗無以應孟嘗君為齊相賓客盡至及其廢黜賓客盡去後復為相客又至孟嘗君曰客何面目見文乎客曰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明且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者掉臂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忘其中也孟嘗君卒善遇之異時翟公事正與此二事同翟公惡之大書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客固薄矣翟公何怪之有惜乎無有以二客之言告之者

黃震曰汲黯論帝多欲勸帝無起兵諫帝迎渾邪王切責張湯苛法而拳拳願出入禁闥神過拾遺切直忠盡漢庭第一帝稍聽之何至下輪臺之詔耶○鄭莊委曲禮下雖少鯁諒之風然內行修潔沒餘財與汲黯等此太史公以之同傳歟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一終

巖谷修 同校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一

吳興凌雅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方苞 增評

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正義曰姚承云儒謂博士為儒雅之林綜理古文宣明舊藝咸勸儒者以成王化者也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索隱曰案謂學者課功著之於令即今之學令是也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

壞諸侯恣行行政由疆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

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

雅頌各得其所正義曰鄭玄云魯哀公十一年是時道衰樂廢孔子還修正之故雅頌各得其所也世以混濁莫能用

是以仲尼于七十餘君無所遇索隱曰後之記者失辭也案家語等說則孔子歷聘諸國莫能用謂周鄭齊宋曹衛陳楚杞莒

亦無七十餘君也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

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

焉徐廣曰錄一作繆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傅卿

相索隱曰案子夏為魏文侯師子貢為齊魯聘吳越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

相蓋亦卿也而宰予亦仕齊為卿餘則未聞

增補 史記評林 卷一百二十一 儒林列傳 鳳文館 藏

王維楨曰文學興廢世代沿革此文備之看他叙數千百年事略元參漏金履祥曰首以讀功令廣厲學官之路而發嘆蓋嘆六藝之廢而興之難也六藝興于孔子至秦而廢漢興之初尚未能復至武帝尚儒學拓文學之士而公孫弘能承輔以興之于是備載其請著功令所以廣厲學官之路者于末應篇首發揮文字有照應按首叙孔子刪詩書作春秋以

儒宗也。趙恒曰：序論大。意孔子闕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明禮樂。作春秋皆先王之。道也。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云云。為。王者師孔子之教。也。並爭於戰國。焚。坑於秦。願齊魯之。士而竟存黃老刑。名於漢。得齊魯而。後傳至公孫弘。以。春秋白衣云云。而。後天下學士靡然。嚮風為學。官則掉。道之興廢而請于。朝。著為功令。而後。天下史士多文學。公孫弘齊人也。謂。齊魯之閑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豈虛哉。

不見。故子路居衛。案仲尼弟子列傳子路死。於衛時孔子尚存也。子張居陳。正義曰：澹臺子羽。居楚。正義曰：今蘇州城南五里。有澹臺湖。北有澹臺。子夏居西河。正義曰：今汾州。子貢終於齊。正義曰：今青州。如田子方段干木吳

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

好學。後陵遲。以至于始皇。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絕焉。然齊

魯之門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

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

正義曰：頌云。今新豐縣溫湯之處。號慈儒鄉。溫湯西南三百里有馬谷。谷之西岸有坑。古相傳。以秦坑儒處也。衛宏詔定古文尚書序云。秦既焚書。恐天下不從所改更法。而諸生到者拜為。郎。前後七百人。乃鑿種瓜於驪山陵谷中。溫處瓜實成。詔博士諸生說之。人言不同。乃令。就視。為伏機。諸生賢儒皆至焉。方相難不決。因發機。從上填之。以土皆壓。終乃無聲也。六

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

於是孔甲為陳涉博士。徐廣曰：孔子八世。孫名鮒。字甲也。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

驅瓦合適戍。索隱曰：適。音丁。草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亾。其事至微

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為臣者。何也。以秦

焚其業。積怨而發憤于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

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

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

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

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太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

漢禮儀。因為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為選首。於是喟然歎興

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正義曰：顏云。陳孫盧縮韓信。黥布之徒。相次反叛。征討也。亦未暇遑庠

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

正義曰：言孝文稍用文學之士居位。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

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

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

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徐廣曰：一作陸。韋昭曰：培。申公名。音扶。允反。○索隱曰：鄒氏音普。來。於燕。則韓太傅。索隱曰：韓嬰也。為。常山王太傅。

於齊。則轅固生。正義曰：申轅姓。培固。名公。生其處號也。於燕。則韓太傅。

言尚書。自濟南伏生。索隱曰：按張華云。名勝。紀年云。字子賤。言禮。自魯高堂生。索隱曰：謝。承云。秦氏。

先生。豈細事哉。蓋

與之俱死。在搢紳

與之也。委質為臣

與之也。委質為臣

與之也。委質為臣

增補史記評林 卷一百二十一 儒林列傳 二 鳳文館藏

甲之知不明不知
勝之不足與也若
知其必死徒以怨
秦與之俱死此特
匹夫之發憤耳甚
足貴哉

按自此以下叙
文學自漢始興
註討漢書註作
柯維騏曰按漢武
初鄉儒術招賢良
趙綰王臧等以文
學為公卿欲議古
創制會費太后不
好儒術致諸臧于
法諸所與為皆廢
後數年竇太后崩
始復徵文學之士
而公孫弘以布衣
位至通侯使弘與
綰臧易時而仕其
禍福相遠矣故曰
遇不遇者時也
楊慎曰太史公平
準書云公孫弘以

季代有魯人高堂伯則伯是其字云生者自漢
已來儒者皆號生亦先生者省字呼之耳
魯自胡毋生索隱曰母音無胡於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
田蚡為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
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徐廣曰一云自封以平津侯天下之
學士靡然鄉風矣公孫弘為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曰丞相御
史言正義曰自此以下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
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愆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
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興禮以為天下先太常議
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材焉謹與太常臧漢書百官表孔臧也博
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正義曰校教也殷曰

序正義曰序舒也言詳審經典周曰庠正義曰庠詳也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
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及外今陛下
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

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為博
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
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
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索隱曰上音時兩及屬音燭屬委也所二千石謂於

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
高第可以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
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臣謹案
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
索隱曰謂詔書文章雅
正訓辭深厚也
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

治禮次治掌故徐廣曰一云次以文學禮義為官遷留滯請選擇其
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
史正義曰補左右內史後改比百石已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

春秋之義細臣下
取漢相自序云公
孫弘以春秋白衣
為天子三公屢書
不一書皆反辭見
意深歎夫儒放不
白于天下而文奸
飾詐為經術之差
也

按韓信先行不
得推擇為吏主
父偃學從橫諸
儒排儻不容李
陵降匈奴隴西
士大夫以為愧
秦漢之後鄉黨
清議猶嚴是以
禮官勸學則曰
崇鄉里之化也

增補史記評林
卷二百二十一
儒林列傳
鳳文館藏

增補史記評林
卷二百二十一
儒林列傳
鳳文館藏

禮對此蓋言禮之未易興也太常議與博士弟子興鄉里之化以廣賢才欲士興學也宏議為博士置弟子郡國縣道上秀民對

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索隱曰如淳云漢儀弟子射策甲科百人補郎中乙科二百人補太子舍人皆秩比二百石次郡國文學秩百石也備員請著功令佗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此方苞曰舊官太常舊禮官也言禮不易與請因舊禮官廣其路以興賢才如下文所云也

中公者魯人也高祖過魯中公以弟子從師入見高祖于魯南宮索隱曰按漢書云申公少與楚元王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正義曰括地志云洋官在兖州曲阜縣西南二百里魯城內宮之內鄭云洋之言半也其制半於天子之壁雍

按劉貢父云所聞者當屬上句

呂太后時申公游學長安與劉郢同師索隱曰案漢書云呂太后時浮丘伯在長安申公與元王子郢俱卒

按師古云令縣令相侯相長縣長丞縣丞也二千石謂郡守及諸王相也

申公恥之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絕賓客獨王命召之乃往徐廣曰魯恭王也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百餘人

禮樂於六藝以執其器習其儀可以藝名也詩書則列於學官不名為藝

申公獨以詩經為訓以教無傳疑疑者則闕不傳索隱曰謂申公不作詩傳但教授有疑則闕蘭陵王臧既受詩以事孝景帝為太子少傅免去今上初

矣以經為藝始於宏侮聖人之言莫甚於此太史公云中國言六藝折衷於夫子又曰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蓋徇時人所稱而未之察耳

即位臧廼上書宿衛上累遷一歲中為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綰為御史大夫綰臧請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至見天子徐廣曰馬車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為治者不至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太皇竇太后好老子言不說儒術得趙綰王臧之過以讓上上因廢明堂事盡下趙綰王臧吏後皆自殺申公亦疾免以歸數年卒弟子為博士者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徐廣曰孔鮒之弟子襄為惠帝博士遷為長沙太守周霸至膠西內史夏寬至城陽內史碭魯賜至東海太守蘭陵繆生至長沙內史索隱曰繆生為楚元王所禮也徐偃為膠西中尉鄒人闕門慶忌漢書音義曰姓闕門名慶忌為膠東內史其治官民皆有廉節稱其好學學官弟子行雖不

增補史記評林

卷一百一十一 儒林列傳 四 鳳文館藏

概見矣。揚慎曰：列子云：晉
摩登高不懼，晉祿
也。靡末也。晉廢木
祿微賤之人，腐刑
無據。
揚慎曰：六藝以經
稱始於禮記，經解
再見于
申時行曰：嘗觀
史武帝嘗用儒生
以趙綰之荐三聘
申公而力行一言
卒不用，以免竊性
武帝于公聘之之
專而去之之暴也。
然公之失蓋有四
焉：不知武帝之非
真好儒而就之是
不明也；假趙綰以
為重而輕受其荐
是不義也；承天子
顧問徒以一言折
其衝而無委曲告
諭之法，是失言也。
既舍魯邸而因循

備而至於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數。言詩雖殊多，本於申公。
清河王太傅轅固生者，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與黃生
爭論，景帝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弑也。轅固生曰：不然，夫桀
紂虐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與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
之民不為之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為何？黃生
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
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
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踐南面，非弑而何也？
轅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於是景帝
曰：食肉不食馬肝，正義曰：論衡云：氣熱而毒盛，故食馬肝殺
人。又盛夏馬行多渴死，殺氣為毒也。不為不知味。言
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為愚。遂罷。是後學者莫敢明受命放殺
者。竇太后好老子書，召轅固生問老子書。固曰：此是家人言耳。
索隱曰：服虔云：如家人言也。案老子道德篇雖微妙難
通，然近而觀之，理國理身而已。故言此家人之言也。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

不去是不斷也。噫
者儒碩德如公而
顧失此乎。
王登曰：黃生之論
終非
按六韜云：冠雖
弊，禮加之于首。
履雖新，法踐之
于地。韓非子亦
云：冠雖弊，必
戴之於頭；履雖
五采，必踐之于
地。意皆倣此。
按師古云：家人
言，僅隸之屬。
揚慎曰：司空城旦
書蓋太后怒晉轅
固之言，意欲人以
罪條比于城旦，顯
謂比儒書于律令
非也。儒家外自有
刑名家，何得以律
令比之。

書乎。徐廣曰：司空主刑徒之官也。駟案漢書
音義曰：道家以儒法為急比之於律令。乃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后
怒而固直言無罪，乃假固利兵，下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應
手而倒。太后默然，無以復罪，罷之。居頃之，景帝以固為廉直，拜
為清河王太傅。徐廣曰：哀
王乘也。久之，病免。今上初即位，復以賢良徵固。
諸諛儒多疾毀固，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固之徵也，
薛人公孫弘亦徵。徐廣曰：薛
縣在菑川。側目而視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
言無曲學，以阿世自是之後，齊言詩皆本轅固生也。諸齊人以
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
韓生者，漢書曰：名
嬰。燕人也。孝文帝時為博士。景帝時為常山王太
傅。徐廣曰：憲
王齊也。韓生推詩之意而為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
間殊，然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索隱曰：賁
音肥。自是之後而燕趙間
言詩者由韓生。韓生孫商為今上博士。
伏生者，張晏曰：伏生名賡
伏氏，碑云。濟南人也。故為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

增補史記評林 卷一百二十一 儒林列傳 五 鳳文館藏

言黑... 評林

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
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
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
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
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漢書曰字和伯千乘
歐陽生教千乘兒寬兒寬既通尚書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
受業受業孔安國兒寬貧無資用常為弟子都養索隱曰謂兒寬家貧為弟子造食也
何休注公羊灼烹為養案有所養卒斯掌馬養進食也及時時間行傭賃以給衣食行常帶經止
息則誦習之以試第次補廷尉史是時張湯方鄉學以為奏讞
掾以古法議決疑大獄而愛幸寬寬為人溫良有廉智自持而
善著書書奏敏於文口不能發明也湯以為長者數稱譽之及
湯為御史大夫以兒寬為掾薦之天子天子見問說之張湯死
後六年兒寬位至御史大夫徐廣曰元符元年九年而以官卒寬在二公

論文以家字為句

按註河圖疑當作何圖

第冲日以容為禮禮之也太史公獨擊而著之

位以和良承意從容得久然無有所匡諫於官官屬易之不為
盡力張生亦為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徵不能明也自此之
後魯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孔氏有古文尚書
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
於是矣索隱曰案孔臧與安國書云舊書潛於壁室歟爾復出古訓復申臧聞尚書二十一篇立為之傳也藝文志曰安國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者十六篇起者謂起發以出也諸學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最
本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於今
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而魯徐生善為容索隱曰漢書作頌亦音容也孝文
帝時徐生以容為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徐延徐襄襄其天次善
為容不能通禮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以容為漢禮官大夫至廣
陵內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戶滿意索隱曰公戶姓滿意名也案鄭展云二人姓字非也桓生單次
索隱曰單音善單姓次名也皆常為漢禮官大夫而瑕丘蕭奮徐廣曰屬山陽也以禮為淮
陽太守是後能言禮為容者由徐氏焉自魯商瞿受易孔子索隱

增補史記評林

卷二百三十一

六

儒林列傳

詩經 卷之二十一 補遺

曰家商姓瞿名孔子卒商瞿傳易六世至齊人田何字子莊漢書云商字子木瞿音幼瞿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野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河六代也仲尼弟子傳作瞿傳野臂子弘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疵傳燕人周子家豎豎傳淳子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與漢書不同野音寒疵音必利反疵音自移反

而漢興田何傳東武人王同子仲子仲傳菑川人楊何索隱曰案田何傳東武王同傳菑川楊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徵官至

中大夫齊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陽相廣川人孟但以易為太子

門大夫魯人周霸莒人衡胡徐廣曰莒一作呂臨菑人主父偃皆以易至

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於楊何之家

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

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二年董仲舒不觀於舍園其精

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今上即位為江都相

陽縱諸陰其止雨及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為中大

夫居舍著災異之記是時遼東高廟災主父偃疾之取其書奏

按師古云言新學者但就其舊弟子受業不必親見仲舒

索隱曰案仲舒事易王武帝兄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

之天子徐廣曰建元六年○索隱曰案漢書以為遼東高廟及長陵園殿災也仲舒為災異記草而未奏主父偃竊而奏之天子召諸生示

其書有刺譏董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徐廣曰舒一作茶亦音舒以為

下愚於是下董仲舒吏當死詔赦之於是董仲舒竟不敢復言

災異董仲舒為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

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為從諛弘疾之

乃言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素聞董仲舒有行

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獲罪疾免居家至卒終不治產業以修

學著書為事故漢興至于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為明於春秋

其傳公羊氏也

胡毋生漢書曰字子都齊人也孝景時為博士以老歸教授齊之言春

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孫弘亦頗受焉瑕丘江生為穀梁春秋自

公孫弘得用嘗集比其義卒用董仲舒仲舒弟子遂者蘭陵褚

大廣川殷忠徐廣曰殷一作段又作瑕也溫呂步舒褚大至梁相步舒至長史

吳寬曰董仲舒胡毋生瑕丘江生三傳皆引入公孫弘何也弘之治春秋不如三子三子皆不顯而弘位至公卿史氏亦微致不平之意云爾

師方苞曰謂諸老師能傳經而已唯董子則能明於其義故表而出之

增補史記評林 卷二百三十一 儒林列傳 七 鳳文館藏

按通一作遂與
通同謂名位成
達者

持節使決淮南獄於諸侯擅專斷不報以春秋之義正之天子
皆以為是弟子通者至於命大夫為郎謁者掌故者以百數而
董仲舒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

索隱述贊曰孔氏之衰經書緒亂言諸六學始自炎漢著今立官四方
扼腕曲臺壞壁書禮之冠傳易言詩雲蒸霧散興化致理鴻猷克贊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一終

巖谷修
岡千仞
石川鴻齋
同校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一

吳興凌稚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 方苞增評

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孔安國曰免苟免也導之以德齊
之以禮有恥且格何晏曰格正也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

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
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索隱曰

治若救火揚沸索隱曰言本弊不除則其未難止也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

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
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為圓漢書首義曰觚方也索隱曰

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
不在此韋昭曰在道德不在嚴酷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轢宗室侵辱功臣

茅坤曰酷吏傳凡十餘人太史公特以刺武帝時任用及其盜賊滋多之弊故諸酷吏本傳或略而他傳反詳或兩三人錯附勒一傳而海內橫被刑戮之慘如指掌矣

倪思曰太史公語不多而意深厚法今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便得大綱說到姦偽萌起上下相遁即借法為欺而無情實故至于不振及此時非酷吏救止安能偷少頃之快語勢不得不不然非與酷吏也

董份曰前以孔子
老氏發端故又以
聽訟二語復明其
說此大史照應處
文字之易見者也
按破賦二句師
古云去嚴刑而
從簡易抑巧偽
而務敦厚也
王慎中曰錯非酷
吏比也特借言刻
者之不可為耳
唐順之曰酷吏十
人行多相類而叙
各不同筆力極其
變化
揚慎曰十八只是
一篇文字
凌約言曰十八而
羅刑族者八明著
之示戒也
唐順之曰畫出一
屈強人
余有丁曰按都酷
吏也而有言若此
君子當不以人廢

呂氏已敗遂禽侯封之家孝景時鼂錯以刻深頗用術輔其資
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錯卒以被戮其後有郅都寧成之屬

郅都者楊人也徐廣曰屬河東○索隱曰郅音質漢書云河東大陽人○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楊城本秦時楊國漢楊縣城也今晉州洪洞縣也至隋為楊唐初改為洪縣以故洪洞鎮為名也秦及漢皆屬河東郡郅都墓在洪洞縣東南二十里以郎

事孝文帝孝景時都為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
上林賈姬如廁索隱曰案姬生趙王彭祖也野兔卒入廁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

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臣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
等乎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還兔亦去太后聞之賜都

金百斤由此重郅都濟南矐氏漢書音義曰矐音間小兒癩病也○索隱曰荀悅書音開鄒氏劉氏音同也宗人

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乃拜都為濟南太守
至則族滅矐氏首惡餘皆股栗徐廣曰帶脚戰搖也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

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都為人勇有氣力公廉不發私書問遺
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自稱曰已倍親而仕身固當奉職死節

官下終不顧妻子矣郅都遷為中尉丞相條侯全貴倨也而都
揖丞相是時民朴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

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
臨江王欲得刀筆為書謝上而都禁吏不予魏其侯使人以間

與臨江王臨江王既為書謝上因自殺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
中都索隱曰案中如字都免歸家孝景帝乃使使持節拜都為雁門

太守而便道之官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郅都節居邊為引
兵去竟郅都死不近雁門匈奴至為偶人象郅都索隱曰漢書作象人象象象即偶也

乃竟中都以為漢法景帝曰都忠臣欲釋之竇太后曰臨江王獨
非忠臣邪於是遂斬郅都

寧成者穰人也徐廣曰寧一作穰屬南陽以郎謁者事景帝好氣為人小吏必

陵其長吏為人上操下如束溼薪徐廣曰一無此字案韋昭曰言急滑也索隱曰操首七刀反操執也

增補史記評林 卷三十三 酷吏列傳 二 鳳文館藏

只一篇文字
凌約言曰鄧都能
護景帝受百金之
賜不私臨江加谷
之也愛而賞焉似
也惡而死焉何哉
按太史公傳鄧
都為人插入中
間傳成爲人
却提撥在百隨
題變化不拘定
格
按爲人小吏四
句從郡守畏如
大府變來
補方苞曰成周
陽由之前不過吏
之治酷而已趙禹
張湯而後則朝廷
之用法益刻由上
以爲能而丞相宏
數稱其美也
按實成不特廉
非知都即其歸
家數語視都自

賊任威稍遷至濟南都尉正義曰百官表云都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職甲卒秩比二千石有丞秩皆六百石景帝中一年更名都尉若周而鄧都爲守始前數都尉案隱曰數皆步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鄧都如此及成往直陵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於是善遇與結驩久之鄧都死後長安左右宗室多暴犯法於是上召寧成爲中尉正義曰百官表云中尉秦官掌徵循京師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其治效鄧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桀皆人人喘恐武帝即位徙爲內史外戚多毀成之短抵罪髡鉗是時九卿罪死即死少被刑而成極刑自以爲不復收於是解脫詐刻傳出關案隱曰乃貰貸買陂田千餘頃案隱曰貰貸買良夜反貰賒假貧民役使數千家數年會赦致產數千金爲任俠持吏長短出從數十騎其使民威重於郡守周陽由者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父侯周陽故因姓周陽氏徐廣

稱之詞又遠甚矣乃以並列酷吏則都究哉倪思曰成傳皆充事實空自形容欲盡得其爲人按爲守視都尉數句又從爲小吏陵其長吏變來王應麟曰黯之正直所謂仁者之勇也謂之怯可乎周陽由頗鸞之靡耳其可與黯並言乎汲鄭同傳猶不可而以田與黯俱是變異樣異也王愨曰司馬安不足言也汲長孺矯矯風力不肯爲人下至爲周陽由所抑何哉蓋周陽由以賴小人賄蓋遠之非畏之也異日勝屠不堪其侵權

日侯五年孝文六年國除○正義曰周陽故城在絳州聞縣東二十九里由以宗家任爲郎案隱曰案與國家有外戚姻屬比於宗室故曰宗家事孝文及景帝景帝時由爲郡守武帝即位吏治尚循謹甚然由居二千石中最高爲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誅滅之所居郡必夷其豪爲守視都尉如今爲都尉必陵太守奪之治與汲黯俱爲伎漢書音義曰曰伎也司馬安之文惡漢書音義曰以文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伏徐廣曰漢書作馮伏者載案隱曰案均等也茵車也言一人與由同載一車上不敢與之均茵也由後爲河東都尉時與其守勝屠公爭權相告言罪案隱曰風俗通云勝屠公當抵罪義不受刑自殺而由棄市自寧成周陽由之後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之治類多成由等矣趙禹者繫人徐廣曰屬扶風音口正義曰音胎故繫城在雍武功縣西南二十二里古郿國后穆所封漢繫縣也以佐史補中都官正義曰若用廉爲令史事太尉亞夫亞夫爲丞相禹爲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漢書音義曰禹不可以居大府今上時禹以刀筆吏積勞稍遷爲御史上

遂與之角卒併就
戮玉石俱碎良可
恨夫
余有丁曰於此又
見條侯之長者直
宰相之言也
按師古云禮謂
傳逮若今之追
送赴對也爰易
也以文書易其
口辭訊考問也
鞫窮也謂窮覆
鞫窮也謂窮覆
之論報謂上論
之而獲報也
劉辰翁曰亦其天
資偏得之非學力
可至使无功業則
効鼠而已
趙禹共定律令而
及其交驩因交驩
而及其為人以其
後湯敗天子使禹
責之因以為章法
也故不與禹事連
書而入湯傳

以為能至太中大夫與張湯論定諸律令徐廣曰論一作編作見知吏傳
得相監司用法益刻蓋自此始

張湯者杜人也徐廣曰爾時未為陵其父為長安水出湯為兒守舍還而鼠
盜肉其父怒答湯湯掘窟得盜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

鞫論報蘇林曰謂傳囚也爰易也以此書易其辭處鞫窮也張晏曰傳考證驗也爰書自
證不如此言反受其罪訊考三日復問之知與前辭同不也鞫一吏為讀狀論其
報行也○索隱曰章昭云爰換也古者重刑嫌有
爰惡故移換獄書使也官考實之故曰傳爰書也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

其父見之視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如淳曰決獄之
書謂律令也

父死後湯為長安吏久之周陽侯始為諸卿時徐廣曰田勝也武帝母
王太后之同母弟也武
帝始立而封為
周陽侯嘗繫長安湯傾身為之韋昭曰為
之先後及出為侯大與湯交

徧見湯貴人湯給事內史為寧成掾以湯為無害言大府調為
茂陵尉治方中漢書音義曰方中陵上土作方也湯主治之蘇林曰天子即位豫作陵
護之故言方中如淳曰大府幕府也茂陵尉主作陵之尉也韋昭曰大
府大府武安侯為丞相徵湯為中時薦言之天子補御史使案事

治陳皇后蠱獄深竟黨與於是上以為能稍遷至太中大夫與

趙禹共定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蘇林曰拘刻於
守職之吏已而趙禹

遷為中尉徙為少府而張湯為廷尉兩人交驩而兄事禹禹為
人廉倨為吏以來舍毋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禹終不報謝務在

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文法輒取亦不覆案求
官屬陰罪湯為人多詐舞智以御人韋昭曰
制御人始為小吏乾沒
徐廣曰
淨也馴案服虔曰射成敗也如淳曰得利為乾失利為沒○正義曰此二說非
也按乾沒謂無潤及之而取他人也又云陽浮慕為乾心內不合為沒也與長安富

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徐廣曰
姓魚也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

已心內雖不合然陽浮慕之是時上方鄉文學湯決大獄欲傳
古義索隱曰
傳音附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亭疑法李奇曰
亭平也

決法廷尉繫令韋昭曰在板繫○正義曰按謂律令也古以板書之言上
所是著之為正獄以廷尉法令決平之揚主之明監也揚主之

明奏事即譴湯應謝徐廣曰應
一作權鄉上意所便必引正監掾史賢者

按无害者猶言
莫能破也
濼約言曰諸酷吏
之遷秩皆曰上以
為能詞婉而意深
矣
茅坤曰慕為趙禹
張湯兩人共事而
兩人各自結局處
極工
余有丁曰見文法
輒取句最見老吏
手段
補方苞曰言見獄
辭與文法應輒取
之而不覆按其事
以求官屬陰罪也
上所
按陽浮慕之即
贊所謂知陰陽
茅坤曰請博士弟
子補廷尉史是湯
巧于媚上處
按自上方向文
學至往往釋湯
所言皆湯多詐
增補史記平水

舞智以御人處
所謂知陰陽人
主與俱上下者
也
唐順之曰此下章
法皆整
董份曰美惡具見
故為實錄
漢書蘇註無主
字
按漢書開作問
屬下句讀師古
云問讀非當朝
奏者
按所治四句從
上所愛者數句
變來
倪思曰自亮疑法
即奏事所治即上
意即豪即下戶截
截如老吏
按往往釋湯句
即贊所謂人主
與俱上下
余有下曰湯自為
刻深而導上以竟

議如上責臣臣弗用愚抵於此蘇林曰王坐不用非常釋聞徐廣曰詔
今制曰聞矣駟案即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為此奏乃正監掾史某
贊曰謂常見原
為之其欲薦吏揚人之善蔽人之過如此所治即上意所欲罪
予監史深禍者即上意所欲釋與監史輕平者所治即豪必舞
文巧詆即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財察李奇曰先見上口於
是往往釋湯所言李奇曰湯口所先湯至於大吏內行脩也通賓客
飲食於故人子弟為吏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公不
避寒暑是以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刻深吏多
為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弘數稱其美及治淮南衡山
江都反獄皆窮根本嚴助及伍被上欲釋之湯爭曰伍被本畫
反謀而助親幸出入禁闈爪牙臣乃交私諸侯如此弗誅後不
可治於是上可論之其治獄所排大臣自為功多此類於是湯
益尊任遷為御史大夫徐廣曰元會渾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奴

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仰給縣官縣官空虛於是承上指請造
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正義曰緡音

用日晏天子忌食丞相取充位徐廣曰時李蔡天下事皆決於湯白
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姦吏竝侵漁於是痛繩
以罪則自公卿以下至於庶人咸指湯湯嘗病天子至自視病

其隆貴如此匈奴來請和親羣臣議上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
上問其便山曰兵者凶器未易數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
乃遂結和親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及孝文帝欲事匈奴北邊

蕭然苦兵矣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往來兩宮間寒心者數
月吳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實今自陛下舉兵擊匈奴
中國以空虛邊民大困貧由此觀之不如和親上問湯湯曰此

增補史記平水
卷三十三
酷吏列傳
五
鳳文官載

經正是他無文處
閱如霖曰獨載上
所欲釋亦爭二人
卒死他事可知
茅瓚曰所排大臣
謂時難大臣決獄
亦為所排難也漢
書多巧字非
按兵與賊重民
窮奸生此用酷
吏之由也一篇
根原在此發之
按告緡解見平
準書
鉏一本作鋤
漢約言曰每朝奏
事天子至為忌食
則其言必多可喜
太史公寓意深矣
按太史公連曰
責湯曰傷湯曰
怨湯曰害湯又
曰怨之曰患之
曰欲陷之欲死
之又曰有卻曰
心望極其形容

四夷國用不足故稅民田宅船乘產奴婢等皆平作錢數每千錢一算出一等賈人倍之若
隱不稅有告之半與告人餘半入官謂緡出此令用勸豪強兼并富商大賈之家也一算百
二十文
鉏豪彊并兼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湯每朝奏事語國家
也

蘇林曰王坐不用
徐廣曰詔
答問也如
李奇曰先見上口於
言欲與輕平也
李奇曰湯口所先
湯至於大吏內行脩也
通賓客
李奇曰先見上口於
言欲與輕平也

皆為下文天子果以湯懷詐使使責湯張本

增師古曰博士之官皆呼為生

揚慎曰只一狄山寫得情狀迫切可想至斬山頭去痛快未必匈奴之為也故曰自此群臣震懼筆意洋洋矣凌約言曰太史公從容叙及于田甲而湯愈無所容矣唐順之曰此漢書趙京兆魏丞相本子也

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若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侯別疏骨肉使蕃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為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人盜乎曰不能曰居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間正義曰障謂塞上要隘之處別築城置戍士守之以扞寇盜山自度辯窮且下吏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鄣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以後羣臣震懼湯之客田甲雖賈人有賢操始湯為小吏時與錢通徐廣曰以提利交結上生及湯為大吏甲所以責湯行義過失亦有烈士風湯為御史大夫七歲敗河東人李文嘗與湯有卻已而為御史中丞恚數從中文書事有可以傷湯者不能為地湯有所愛史曾謁居知湯不平使人上蜚變告文姦事下湯湯治論殺文而湯心知謁居為之上問曰言變事蹤跡安起湯詳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謁居病臥閭里主人湯自往視疾為謁居摩足趙國以治鑄為業主數訟鐵官事湯常排趙王趙

按師古云導權也以王釋米故曰導官時或以諸獄皆滿故權寄在此署該之非本獄所也

董份曰湯念者亦佯念也始約而至主前即反此湯詐故態然亦用以此

王維楨曰前云湯為御史大夫七歲敗中云窮竟其事也

未奏末云長史皆害湯欲陷之此三節者皆敘事起伏血脉

按以下叙三長史欲陷之故甚增補史記評林

王求湯陰事謁居嘗案趙王趙王怨之并上書告湯大臣也史謁居有病湯至為摩足疑與為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第數導官如淳曰大官之別也王酒湯亦治他囚導官見謁居弟欲陰為之而詳不省謁居弟弗知怨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共變告李文事下減宣嘗與湯有卻及得此事窮竟其事未奏也會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如淳曰瘞埋錢於園陵以送死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至前湯念獨丞相以四時行園當謝湯無與也不謝丞相謝上使御史案其事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張晏曰見知故縱以其罪罪之丞相患之二長史皆害湯欲陷之始長史朱買臣會稽人也正義曰朱買臣吳人也此時曹州為會稽郡讀春秋莊助使人言買臣買臣以楚辭與助俱幸侍中為太中大夫用事而湯乃為小吏跪伏使買臣等前已而湯為廷尉治淮南獄排擠莊助買臣固心望及湯為御史大夫買臣以會稽守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坐法廢守長史見湯湯坐

有條理
買臣本不切只欲
見買臣所以德助
者本讀春秋而以
楚詞幸則皆助力
也至淮南獄事安
得不甚恨其不切
中有深意在
按長短句與上
讀春秋句皆謂
深文勝湯者
按至此又合三
長史陷湯計言
之與前又相照
余有下曰湯使湯
居告文上疑言變
蹤跡湯乃詐驚故
至此上輒以賈人
先知語詰湯即湯
以文故人語疑之
也湯曰固宜有尤
有狠意安得不激
上之感哉
按師古云八輩
簿責請以文簿

牀上承史遇買臣弗為禮買臣楚士正義曰周末越王句踐滅吳楚威王滅越吳之地總屬楚故謂朱買臣為楚士
深怨嘗欲死之王朝齊人也以術至右內史邊通學長短漢書音義曰長
而失官守長史誑體於湯湯數行丞相事知此三長史素貴常
凌折之以故三長史合謀曰始湯約與君謝已而賣君今欲劫
君以宗廟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湯陰事使吏捕案湯左田信等
漢書音義曰左證左也○正義曰言湯
與田信為左道之交故言左田信等
曰湯且欲奏請信輒先知之居物致
富與湯分之及他姦事事辭頗聞上問湯曰吾所為賈人輒先
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湯不謝湯又詳驚曰固
宜有減官亦奏謁居等事天子果以湯懷詐面欺使使八輩簿
責湯蘇林曰簿責重責湯之簿悉責也湯具自道無此不服於是上使趙禹責湯禹至
讓湯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今人言君皆
有狀天子重致君獄欲令君自為計何多以對簿為湯乃為書

次第一責之
余有丁曰即此所
夷滅幾何人一句
湯又何說故曰何
不知分又曰何對
簿為
許應元曰禹平日
不覆案故曰何多
以對簿為
茅坤曰禹讓湯是
矣其自謂如何
按張湯死而其
母合無厚葬斯
言似聞道者焉
知其非為湯計
特欲感激君心
以快怨哉不然
何湯之姦酷母
曾不能切責子
平時而及其自
殺始為是忠忿
之言也抑或救
正之弗聽徒戮
辱以遺親心憂
故戒昆弟諸子
而痛絕之歟此

謝曰湯無尺寸功起刀筆吏陛下幸致為三公無以塞責然謀
陷湯罪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
奉賜無他業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汗
惡言而死何厚葬乎載以牛車有棺無槨天子聞之曰非此毋
不能生此子乃盡案誅三長史丞相青翟自殺出田信上惜湯稍
遷其子安世趙禹中廢已而為廷尉始條侯以為禹賊深弗任
及禹為少府比九卿禹酷急至晚節事益多吏務為嚴峻而禹
治加緩而名為平王溫舒等後起治酷於禹禹以老徒為燕相
數歲亂悖有罪免歸後湯十餘年以壽卒于家
義縱者河東人也為少年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為羣盜徐廣曰
召反○索隱曰說文云刺也
一云刺劫人音敷妙反
縱有姊姁索隱曰李奇音以醫幸王太后王太
后問有子兄弟為官者乎姊曰有弟無行不可太后乃告上拜
義姁弟縱為中郎漢書音義曰姁音補上黨郡中令索隱曰案謂補上黨郡
中令索隱曰案謂補上黨郡

增補史記評林 卷一百三十三 酷吏列傳 七 鳳文官載

評點 卷一百三十一 鳳文館藏

皆不可知者 董份曰非馬平也 乃後來益急反名 為平耳 茅瓚曰禹酷急而 名為平所謂狼而 羊也 增茅坤曰幸而改 行得以壽終 按師古云少繼 藉者無所舍容 也

茅坤曰寧成事不 入本傳而以附入 縱傳以容形王也 唐順之曰神此一 段最奇先說寧成 之威然後說能 制成猶先說都 之威然後說能 凌都也 實份曰弘過寧成 抑下式亦知大體 者但不能持諫故 史惡之耳 增方苞曰義縱守

治敢行少蘊藉漢書音義曰敢行暴政而少蘊藉也○索隱曰蘊音愷縣無通事 舉為第一遷為長陵及長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貴戚以捕案太 后外孫修成君子仲索隱曰王太后之女上以為能遷為河內都尉 至則族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而張次公亦為郎以 勇悍從軍敢深入有功為岸頭侯徐廣曰受封五年與淮南 王女凌姦及受財物國除寧成家居 上欲以為郡守御史大夫弘曰臣居山東為小吏時寧成為濟 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使治民上乃拜成為關都尉歲 餘關東吏隸郡國出入關者漢書音義 曰隸關也號曰寧兒乳虎無值寧成 之怒義縱自河內遷為南陽太守聞寧成家居南陽及縱至關 寧成側行送迎然縱氣盛弗為禮至郡遂案寧氏盡破碎其家 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屬皆犇亡徐廣曰孔暴一 姓大族南陽吏民重足一迹 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為縱牙爪之吏任用遷為廷史軍數出 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徙縱為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

重罪輕繫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亦二百餘人縱一 捕鞠曰為死罪解脫漢書音義曰一切皆捕之也律諸囚徒私解脫相相加罪 一等為人解脫與同罪縱鞠相贈餉者二百人為解脫死罪盡 殺也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其後郡中不寒而栗猾民佐吏為治 索隱曰案謂豪猾之人干 豫吏政故云佐吏為理也 是時趙禹張湯以深刻為九卿矣然其治尚 寬輔法而行而縱以鷹擊毛摯為治徐廣曰鷹鳥將 擊必張羽毛也後會五銖錢白 金起民為姦京師尤甚乃以縱為右內史王溫舒為中尉溫舒 至惡其所為不先言縱縱必以氣凌之敗壞其功其治所誅殺 甚多然取為小治姦益不勝直指始出矣吏之治以斬殺縛束 為務閭奉以惡用矣縱廉其治放鄧都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 起幸甘泉索隱曰卒 音七忽反道多不治上怒曰縱以我為不復行此道乎 賺之至冬徐廣曰 賺音銜楊可方受告緡韋昭曰人有告言不出緡者可方受之○索隱 曰緡錢貫也漢氏有告緡令楊可主之謂緡錢 出等人有不以錢 通者令得告之也縱以為此亂民部吏捕其為可使者索隱曰謂求 楊可之使天 子聞使杜式治以為廢格沮事漢書音義曰武帝使楊可主告緡沒入其財物 縱捕為可使者此為廢格詔書沮已成之車○

南陽寧成奔囚而 其迹終焉故敘列 於此 茅坤曰寧成為酷 吏而縱復破寧成 之家可為一咲 牙爪一本作爪 牙

劉辰翁曰晉之僭 民今長縱之嚴反 為更且助治公 務以自效 楊慎曰曰重定一 跡曰不寒而栗曰 鷹擊毛摯形容至 骨矣 倪思曰取為小治 奸益不勝極見酷 吏之無益人心不 服今日小定明日 即不可行此而誅 之亦不勝也 按漢書以閭奉 為人名因惡而 見用見時政尚 刻急也

增補史記評本 卷一百三十一 酷吏列傳 八

鳳文館藏

徐中行曰按縱為內史道不治上

王溫舒者陽陵人也徐廣曰少時推埋為奴已而試

補縣亭長數廢為吏以治獄至廷史事張湯遷為御史督盜賊

殺傷甚多稍遷至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任吏十餘人以為爪

牙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賊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

罪弗法即有避因其事夷之亦滅宗以其故齊趙之郊盜賊不

敢近廣平廣平聲為道不拾遺上聞遷為河內太守素居廣平

時皆知河內豪姦之家及往九月而至令郡具私馬五十疋為

驛自河內至長安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略捕郡中豪猾郡中豪

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少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臧

奏行不過二三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河內皆怪其奏

以為神速盡十二月郡中毋聲毋敢夜行野無犬吠之盜其頗

不得失之旁郡國梨來梨比也會春溫舒頓足歎曰嗟乎令

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其好殺伐行威不愛人如此天子聞

之以為能遷為中尉其治復放河內徙諸名禍猾吏徐廣曰有殘刻

案漢書作徒請召猜禍吏服虔曰徒但也猜惡也與從事河內則楊皆麻戊徐

麻成關中楊贛成信等義縱為內史憚未敢恣治及縱死張湯

敗後徙為廷尉而尹齊為中尉

尹齊者東郡茌平人索隱曰在音仕疑反以刀筆稍遷至御史事張湯張湯

數稱以為廉武使督盜賊所斬伐不避貴戚遷為關內都尉聲

甚於寧成上以為能遷為中尉吏民益凋敝尹齊木彊少文豪

惡吏伏匿而善吏不能為治以故事多廢抵罪上復徙溫舒為

中尉而楊僕以嚴酷為主爵都尉

楊僕者宜陽人也以千夫為吏漢書音義曰千夫若五大夫武河南守案

舉以為能遷為御史使督盜賊關東治放尹齊以為敢擊行稍

遷至主爵都尉列九卿天子以為能南越反拜為樓船將軍有

增補史記評本 卷一百三十一 酷吏列傳 九 鳳文館藏

徐中行曰按縱為內史道不治上
官桀為鳳令馬瘦
罪等也乃桀對曰
聖體不安臣意不
在馬帝喜而超用
之縱卒以此起上
怒而銜之至帝市
帝何察於縱而昏
於桀哉縱蓋不及
桀之狡黠也
補方苞曰湯誅在
縱前以天下事皆
決於湯故連書其
敗震誅死不得與
縱相次而至是始
補記其歲月也
余有丁巳自溫舒
而下皆張湯故事
也故太史公每曰
事張湯意深至矣
按快其意數句
又從上意所欲
得數句變求
增王世貞曰予讀
漢史見其時不專

使論因而郡國
守相得徑取中旨
自決而王溫舒義
縱之徒出至其私
馬為驛上書族捕
郡人千餘家不二
日報可流血殷數
十里而日就就猶
且限多月行盡也
人主更能之下墮
旌擢漢德抑何短
也自非蛇虺毒螫
人苟有生理者亦
何可快意而屠剪
之烏在為民牧哉
唐順之曰野無犬
吠之盜此道不拾
遺變文
茅坤曰溫舒殘暴
所不能盡載本傳
者復見之楊僕傳
中
王鑿曰以義縱猶
畏溫舒哉
茅坤曰楊僕小詳
僕本末而特詳尹

齊王溫舒及末篇盜賊滋多之故太史公重在傳酷吏不為僕傳也

按兩言溫舒為入却在第二

次作中尉中於楊僕傳見之文之變化不測類如此

王整曰豪惡吏變為方略吏矣

按即無勢數句又從快所欲弗法變來

董份曰君者言以大熏逼也今人于孤鼠穴亦嘗火攻之溫舒不能即禽有勢之家故巧詆下戶而熏逼大豪使之知懼耳

楊慎曰上疊無勢而有勢者復出于

功封將梁侯為荀彘所縛徐廣曰受封四年征朝鮮還贖為庶人○索隱曰案漢

居久之病死而溫舒復為中尉為人少文居廷惛惛不辯隱

至於中尉則心開督盜賊素習關中俗知豪惡吏豪惡吏

盡復為用為方略吏苛察盜賊惡少年投師徐廣曰音項器名也如今

受投書之器入不可出三蒼音胡江反一本教作收購告言姦置伯格長徐廣曰一作落古村落字亦作格街陌

音村落言阡陌以牧司姦盜賊溫舒為人調善事有勢者即無勢者

視之如奴有勢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勢者貴戚必侵辱無勢者

巧詆下戶之猾以君大豪君音熏○索隱曰案熏猶熏炙之謂下戶其治中

尉如此姦猾窮治大抵盡靡爛獄中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虎

而冠於是中尉部中中猾以下皆伏有勢者為游聲譽稱治治

數歲其吏多以權富溫舒擊東越徐廣曰元鼎六年出會稽破東越議有不中意

者坐小法抵罪免是時天子方欲作通天臺正義曰漢書元封二年二

高五十而未有人溫舒請覆中尉脫卒得數萬人作上說拜為少

尉徙為右內史治如其故姦邪少禁坐法失官復為右輔行中

尉事如故操歲餘會死軍發漢書言義曰發兵伐大宛詔徵豪吏溫舒匿其吏

華成及人有變告溫舒受員騎錢他姦利事罪至族自殺其時

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他罪而族光祿徐自為曰悲夫夫古

有三族而王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溫舒死家直累千金後

數歲尹齊亦以淮陽都尉病死家直不滿五十金康所誅滅淮陽

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尸已去歸葬徐廣曰尹齊死未及歛恐自溫

舒等以惡為治而郡守都尉諸侯二千石欲為治者其治大抵

盡放溫舒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南陽有梅免白政楚有

殷中徐廣曰殷一作假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豎盧范生之屬

大羣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太守都

尉殺二千石為檄告縣趣具食小羣盜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

可勝數也於是天子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猶弗能禁

且不通文義

廣之說事涉神怪

家潛逃歸葬其徐

謂齊死而遺命其

楊慎曰尸已去者

終其死後也

以書減宣傳宣之

死又相次故牽連

舒相代為中尉而

補方苞曰齊與溫

吏之害

敘舒處言用酷

按前敘湯處言

故其受過亦獨慘

茅坤曰溫舒獨酷

死事皆詳

唐順之曰叙酷吏

國為戒深矣

吏之自禍并禍家

王慎中曰總敘酷

眼目之懸落如此

為用文字之纖密

以下獨而大猾乃

此情理畢達服中

增補史記評林

茅坤曰酷吏為患而盜賊蜂起於是繡衣直指之使出矣
凌約言曰太史公傳酷吏盡載當時所以不近人情流血數里若奸窮無以自容者而終之以大群小羣輕犯法而不可禁然則國家何事酷吏哉此太史公意也
按此與起語上下相道至于不猴者相照應

歸有光曰漢書作王溫舒為中尉而宣為左內史按溫

舒未嘗免作為字是張湯死溫舒自中尉徙廷尉意即此時

註鄙下一本無今字

楊慎曰相編即相

按上所欲擗數句即湯傳上意所欲罪所欲釋

兩端
增袁黃曰按荀卿論法後王杜周云

增補史記評林

卷二百三十一

酷吏列傳

十一

鳳文館

也乃使光祿大夫范昆諸輔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飲食

坐連諸郡甚者數千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散卒失囚復聚黨

阻山川者往往而羣居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漢書曰沈命法也命亡逃也

阻山川者往往而羣居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漢書曰沈命法也命亡逃也

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

得坐課累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浸多上下相為匿以文辭

避法焉徐廣曰詐為虛文言無盜賊也

減宣者楊人也以佐史無害給事河東守府衛將軍青使買馬

河東見宣無害言上徵為大厩丞正義曰百官表云大厩屬官有大厩各五丞一尉也官事辦稍

遷至御史及中丞使治主父偃及治淮南反獄所以徵文深詆

殺者甚衆稱為敢決疑數廢數起為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

王溫舒免中尉而宣為左內史其治米鹽事大小皆關其手自

部署縣名曹實物官吏令丞不得擅搖痛以重法繩之居官數

年一切郡中為小治辨然獨宣以小致大能因力行之難以為

經中廢為右扶風坐怨成信漢書曰成信信凶藏上林中宣使郡令

格殺信正義曰郡令今岐州岐縣北時屬右扶風吏卒格信時射中上林苑門宣下吏詆

罪以為大逆當族自殺而杜周任用

杜周者南陽杜行人正義曰杜氏譜云字長孺義縱為南陽守以為爪

牙舉為廷尉史事張湯湯數言其無害至御史使案邊失囚類文

為中丞十餘歲其治與宣相放然重遲外寬內深次骨李奇曰其

所欲擗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者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冤狀客

有讓周曰君為天子決平不循三尺法漢書音義曰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專以人主

意指為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王所是著為律

意指為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王所是著為律

後主所是疏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至周為廷尉。詔獄亦
是得卿之說而行。之者也。後世有謂
祖宗不足法者。其
禍水之流。平荀固
罪首而周其醜也。
余有丁曰。其用意
又奸于湯。

劉辰翁曰。酷吏十
人。都斬成。鉅由
從。乘市湯。自殺。溫
舒。五族。尹。齊。八。去
減。宜。自。殺。惟。杜。周
有。子。孫。趙。禹。壽。酷
吏。首。尾。口。似。一。傳。
故。趙。禹。卒。于。張。湯。
溫。舒。始。于。義。縱。義
縱。亦。卒。于。楊。僕。尹
齊。甚。于。寧。成。杜。周
甚。于。溫。舒。皆。橫。行
逆。見。而。心。術。形。勢
時。勢。勝。敗。民。俗。情
偽。無。不。可。以。一。目
而。得。若。禹。自。禹。湯

自湯誰不能者
能廉而周則家貨
累巨萬矣。到都尚
能死節。官下不顧
妻子。而周且為子
孫營。廢矣。故以是
終篇。
余有丁曰。人主與
俱上下。謂人主
俱上下也。倒用便
奇。
楊慎曰。太史公謂
張禹死而民不思
一語至矣。班固乃
稱其推賢。有後方
雪其酷吏之名。異
乎太史公之直筆
矣。
茅坤曰。予讀酷吏
傳。諸所刻錄。吏民
蓋不減洪水之災。
與秦特一聞耳。而
諸酷吏十餘人。惟
趙禹杜周以善終
餘皆誅死。甚且族

後主所是疏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至周為廷尉。詔獄亦
益多矣。一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大府舉之。廷
尉。如淳曰。郡吏太守也。孟康曰。舉一歲至千餘章。章大者連逮證案數
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里。近者數百里。會獄吏因責如章。告劾
不服。以答掠定之。於是聞有逮皆以匿獄。久者至更數赦。張晏曰
十有餘歲。而相告言大抵盡。詆以不道。都也。盡詆者盡至也。以
上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萬餘人。周
中廢後為執金吾。遂盜捕治桑弘羊。衛皇后昆弟。于刻深天子
以為盡力。無私遷為御史大夫。徐廣曰。天漢二年為御史大夫。四歲太始三年卒。家兩子夾河
為守其治。暴酷皆甚於王溫舒等矣。杜周初徵為廷史。有一馬
且不至。及身久任事。至三公列子孫尊官。家累數巨萬矣。
太史公自都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為聲。然都都伉直。引
是非爭天下。大體張湯以知陰陽。人主與俱。上下時數辯當否。

國家賴其便。趙禹時據法守正。杜周從諛。以少言為重。自張湯
死後。網密多。詆嚴。官事漫以耗廢。九卿碌碌奉其官。救過不贖。
何暇論繩墨之外乎。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為儀表。其污者
足以為戒。徐廣曰。一本此。方略教導。禁姦止邪。一切亦皆彬彬。實有
其文武焉。雖慘酷。斯稱其位矣。至若蜀守馮當。暴挫。廣漢李貞
檀磔人。東郡彌僕。鋸項。天水駱璧。推減。徐廣曰。一作成。索隱曰。推音直。
河東褚廣。殺京兆。無忌馮翊。殷周。螻鷲。索隱曰。螻音蟻。蟻音至。
水衡閻奉。朴擊。賣請何足數哉。何足數哉。
索隱述贊曰。太上失德。法令滋起。破觚為圓。禁暴不止。奸偽
斯熾。慘酷爰始。乳獸揚威。蒼鷹創視。舞文巧詆。懷生可恃。
權德輿曰。洪範之沈潛。大易之直方。皆臣道也。都雖未蹈之。斯近之矣。不隱忠以避死。
不枉道以蒞官。無處父之華異。申振之懿所至之邦。必以稱職其殆古之剛而無虐。怒
而中節者歟。一坐臨江之嫌。當太后之怒。身死漢庭。手足異處。有以見漢氏之不綱。
矣。太史公以都首冠酷吏。豈善善惡惡之義哉。管仲雖云。引是非爭大體。又何補焉。
黃震曰。都都公廉。而敢諫守北邊。匈奴遠却。為治雖尚嚴。首惡之外。未嘗虐及吏民。顧
以之首酷吏。何哉。漢自高帝以寬大立國。其將相大臣。又相繼以清淨為治。至于文景。
其民無不撲。畏自重。而都乃獨先之以嚴行法。不避貴戚。其意若曰。不畏強禦而已。而
斬斬無餘。味風俗遂為一變。未幾寤成。以陰劾之資。而効之自。寤成趙由之後。乘多事。

而仇家為燬其戶
今之吏可不戒哉
董份曰前引孔子
老氏發端見上德
薄刑酷吏必不可
為矣而贊語又表
著酷吏之長正所
謂不隱惡不沒善
而首尾相應不露
于詞讀者自得耳
一本無下之杜
周者二字

之衝而甚之於是張湯之徒一時相率皆效于酷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推所自
來誰實助之夫貴戚犯法而避之固不可然天下獨無中道乎矯枉一過其正其流弊
乃爾愚故謂郵都非酷吏也而酷吏實
自郵都始也傳之酷吏之首庸何辭
凌約言曰予讀酷吏傳始悲其人丁於時而使然中有受其方略禁奸止暴國家賴其
便亦有取焉末則悼其人無有自脫于刑戮其貨財巨萬亦卒歸於國而已耳然則當
時之吏也何庸酷也哉
會盧璘曰司馬遷傳漢酷吏凡十八人張湯杜周在焉至班固為傳乃不入此二人劉元
城謂湯之後安世為相世多賢者至光武有名純者更有聲固以其子孫賢故實之其
并貸杜周者杜周者則子產立公孫洩之義也果如此則固之意勢利之甚豈為信史
元城又謂遷教臣忠固教子孝教忠孝亦不當如是也予竊謂固之意別有在焉遷
好奇之士也傳酷吏僅十人蓋惟其酷亦異其才也而固於十人之中獨去湯與周或
更論其行乎湯素不負以小吏至三公死之日有棺無槨周素貧初仕一馬不全死之
日家資巨萬則湯之酷也以廉周之酷也以貪貸
湯者嘉其廉故別其籍去周者羞其貪故削其傳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二終

巖谷修
岡千仞 同校
石川鴻齋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三

吳興凌稚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方苞增評

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索隱曰案此傳合在西南夷下不宜在酷吏游俠之間
斯蓋竝司馬公之殘缺褚先生補之失也幸不深尤焉

王鑿曰史記不與張騫立傳其始附衛青而於大宛傳備載始末蓋大宛諸國土俗皆
騫所歸為武帝言者也騫沒後諸使西域者亦具焉事備具而有條理若漢書則大宛
張騫多自為傳矣

董份曰張騫鑿空通道其事亦有奇者本欲立傳而以騫
不足立也政於此發端見之而下敘騫事此太史公妙處
唐順之曰匈奴傳與大宛傳體異匈
奴一國而大宛諸國諸國則錯綜也
茅坤曰大宛事以張騫身沒後凡十餘年而始舉遷特惡騫始倡故通篇精神歸騫一
人而諸國中惟運大宛一節得善馬幾因入中國以此先後情事諸國中以大宛為結
局

又曰大宛以西始末如畫而
漢武窮兵實錄猶可攬滌

大宛之跡

正義曰漢書云大宛國去長安萬二千五百五十里東至都護治西南至大月
氏南亦至大月氏北至康居拾地志云率都沙那國亦名蘇對沙那國本漢大

見自張騫

張騫漢中人
索隱曰陳壽益部耆舊
傳云騫漢中成固人
建元中為

郎是時天子問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

正義曰氏音支涼甘肅
瓜沙等州本月氏國之

董份曰此傳決非
褚先生所能撰次
王鑿曰突然起須
如此妙妙
補方苞曰漢伐大
宛在張騫死後而

此篇前幅乃通西
北諸國事非此二
語總提首尾不能
相攝

地漢書云本居敦
煌所連開是也

以其頭為飲器

韋昭曰飲器楛也單于以月氏王頭為飲器晉灼曰飲器虎子之屬也或曰飲酒器也○正義曰

漢書匈奴傳云元帝遣車騎都尉韓昌光祿大夫張猛與
匈奴盟以老上單于所破月氏王頭為飲器者共飲血盟

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

奴無與共擊之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因欲通使道必更匈奴

中索隱曰更乃募能使者騫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故胡奴

甘父俱出隴西漢書音義曰堂邑氏姓胡奴甘父字○索隱曰案謂堂邑縣人家胡奴

其姓號經匈奴索隱曰謂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留之曰月氏在

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餘歲與妻

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中益寬騫因與其屬亾鄉月氏

西走數十日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問曰

若欲何之騫曰為漢使月氏而為匈奴所閉道今亾唯王使人

導送我誠得至反漢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為然

遣騫索隱曰謂大宛為發道驛抵康居也道音道抵至也居音渠○正義曰抵至

也居其居反括地志云康居國在京西一萬六百里其西北可二千里有奄祭酒國也

按導驛二字觀
後書烏孫發導
驛送騫過則此
驛亦當作譯

康居傳致大月氏

正義曰此大月氏在大宛西南於焉

大月氏王已為胡所殺立其太子為王徐廣曰一

既臣大夏而居地肥饒索隱曰居作君謂月氏

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漢書音義曰要領要契○索隱曰小顏以

留歲餘還並南山正義曰並白浪反

欲從羌中歸正義

復為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徐廣

左谷彖王攻其太子自立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

入疆力寬大信人蠻夷愛之堂邑父故胡人善射窮急射禽獸

給食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騫身所至者大

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為天子言之曰

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漢正西去漢可萬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

董份曰臣大夏而居者言大夏服屬為臣而月氏因居其地也地肥饒亦言大夏故月氏居而安樂之註以為君者非又曰陳湯傳言鄧支失國而奔康居與月氏居大夏同

水北為王庭漢書云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王夷狄亦或女主○索隱曰案漢書張騫傳云立其夫人為王也君也○正義曰既盡也大夏國在焉水南

言騫不能得月氏意趣無以持歸於漢劉氏云不得其要害然頗是其意於文字為疏者

從京南東至華山過河東北連延至海即中條山也從京南連接至蔥嶺萬餘里故云並南山也西域傳云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

曰說文云羌西方牧羊人也南方蠻閩從虫北方狄從大東貊從豸西方羌從羊

余有丁曰騫再為匈奴所得而竟以全歸卒起武帝紛紛征伐

補方苞曰著其所以崎嶇而卒能歸漢也

補方苞曰諸國地勢道里皆以大宛四面言之列序諸國皆牽連大宛以為大宛立傳也

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漢正西去漢可萬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

大宛列傳

茅坤曰：舊既從大宛歸，所指畫傍諸國而下，以次分別如掌。

按自驚言大宛多善馬，而漢家之財賦皆消耗于燉煌，往復間矣。及積數歲之勞，所得馬僅數千匹，亦奚貴其善且多哉？
註此語出西域傳。
補方苞曰：為漢使窮河源張本也。

麥有蒲陶酒，多善馬。索隱曰：案外國傳云：外國稱天下有二馬汗血，其先天馬子也。漢書音義曰：大宛國有高山，其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馬置其下，與交生駒，汗血因號曰天馬子。有城郭屋室，其屬

邑大小七十餘城，眾可數十萬，其兵弓矛騎射，其北則康居，西則大月氏，西南則大夏，東北則烏孫，東則扞采于寘。徐廣曰：漢紀曰：拘彌國去于寘

三百里。○索隱曰：扞采國名也。音汗彌，寘音田，又音殿。漢紀謂苟悅所說漢紀拘音俱彌，即采也。則拘彌與扞采同是一名也。于寘之西，則水皆西

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索隱曰：鹽水也。大康地記云：河北得水為河，塞外得水為海也。○正義曰：漢書云：鹽澤去玉門

陽關二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其水皆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為中國河，拾地志云：蒲昌海一名鹽澤，一名鹽澤，亦名輔日海，亦名穿蘭，亦名臨海，在沙州西南，玉門關在沙州壽昌縣西六里

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索隱曰：案漢書西南夷傳云：河有兩源，一東北隅郭璞云：河出崑崙潛行地下，至蔥嶺山，于真國復分流，岐出合而東注，勿澤已而復行，積石為中國河，勿澤即鹽澤也。一名蒲昌海，西域傳云：于寘在南山下，與郭璞注山海經不同。廣志云：蒲昌海在蒲類海東也。多玉石，河注中國，而樓蘭姑師邑有城郭，臨鹽澤。正義曰：二國名姑師，即車師也。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

西，長城南接羌，南漢道焉。烏孫在大宛東北可二千里，行國。徐廣曰：不隨畜，與匈奴同俗，控

董份曰：故善也。晉臣服于匈奴。

弦者數萬，敢戰，故服匈奴，及盛取其羈屬，不肯往朝會焉。

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月氏大同俗，控弦者八九萬人，與大宛鄰國，國小，南羈事月氏，東羈事匈奴。

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正義曰：漢書解詁云：奄蔡即闐蘇也。魏略云：西與大秦通，東南與康居接，其國多貂，畜牧水草，故時羈屬康居也。行國，與康居大同俗，控弦者十餘萬，臨大澤，無崖，蓋乃北海。

海云：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千里。正義曰：萬震南州志云：在天竺北可七千里，地高燥而遠，國王稱天子，國中騎乘常數十萬匹，城郭宮殿與大秦國同，人民赤白，色便習弓馬，土地所出及奇珍珍物，被服鮮好，天竺不及也。康秦國傳云：外國稱天下有三衆，中國為人衆，秦為寶衆，月氏為馬衆也。居焉水北，其南則大夏，西則安息，北則康居，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萬，故時疆輕匈奴，及冒頓立，攻

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始月氏居

敦煌祁連間。正義曰：初月氏居敦煌，以東祁連山以西，及為匈奴所敗，乃遠去，過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遂都焉水北，為王庭，其餘小衆不能

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

氏西徙攻敗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餘萬其都曰藍市城有市販賈諸物其東南有身毒國

徐廣曰身或作斷又作訖○索隱曰身音乾毒音篤○康云即天竺也所謂淨圖胡也○正義曰一名身毒在月氏東南數千里俗與月氏同而卑濕暑熱其國臨大水乘象以戰其民弱月氏修浮圖道不殺伐遂以成俗土有象犀瑇瑁金銀鐵錫鈔西與大秦通有大秦珍物明帝夢金人長六頂有光明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黃金色帝於是遣使天竺一問佛道法遂至中國畫形像焉震南州志云地方三萬里佛道所出其國王居城郭殿皆彫文刻鏤街市里各有行列左右諸大國凡十六皆共奉之以天地之中也浮屠經云臨兒國王生隱屠太子父曰屠屠母曰莫邪屠身色黃髮如青絲乳有青色爪赤如銅始莫邪夢白象而孕及生從母右脅出生有髮隨地能行七步又云太子生時有二龍王夾左右吐水一龍水暖一龍水冷遂成二池今猶一冷一暖初行七步處琉璃上有太子脚跡見在生處名祇洹精舍在舍衛國南四里是長者須達所起又有阿輪迦樹是夫人所攀生太子樹也捨地志云沙祇大國即舍衛國也在月氏南萬里即波斯匿王浚處此國在九十種知身後事城有祇樹給孤園又云天竺國有東西南北中央天竺國國方三萬里去月氏七千里大國隸屬凡二十天竺在崑崙山南大國也治城臨恒水又云阿耨達山亦名建末達山亦名崑崙山水出一名拔扈利水一名恒伽阿即經稱河者也自崑崙山以南多是平地而下濕土肥良多種稻歲四熟留役馳馬米粒亦極大又云佛上初利天為母說法九十日波斯匿王思飲見佛即刻牛頭旃檀象置精舍內佛坐此像象是象像之始後人所法也佛上天青椽今變為石沒入地唯餘十二躡躡間二尺餘彼耆老言榜入地盡佛法滅又云王舍國胡語曰罪悅祇國其國靈鷲山胡語曰耆闍崛山是青石石頭似鷲鳥名耆闍鷲也崛山石也山周四十里外周圍水佛於此坐禪及諸阿難等俱在此坐又云小孤石石上有石室者佛坐其中天帝釋以四十二事問佛佛一一以指畫名其跡尚存又於山上起塔佛昔將阿難騫曰臣在任此上山四望見福田疆畔因制七條衣制截之法於此今袈裟衣是也

唐順之曰以上如甚盤以下如著甚大夏為孫事皆借騫言敘之

大夏時見印竹杖蜀布

正義曰印都山出此竹因名印竹節高實中或奇生可為杖布土蘆布問曰安得此

按此太史公排別武帝主意可謂推見至隱矣

其坤曰此以下敘張騫通大夏西北諸國始末

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大與大夏同而卑濕暑熱云其人民乘象以戰其國臨大水焉正義曰大水河也以騫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為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如淳曰或曰徑又無寇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

土著頗與中國同業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彊可以賂遺設利朝也且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正義曰言重重九遍譯語而致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天子欣然以騫言為然乃令騫因蜀捷為正義曰捷其連反捷為郡今戎州也在益州南一千餘里發間使四道並出

出駱出冉出徙徐廣曰屬漢嘉州索隱曰李奇云徙音斯蜀郡有徙縣戎州今雅州皆在戎州西南也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閉氏服虔曰皆見閉於夷也○索隱曰韋昭云徙屬越音麻案南越破後越作都為沈黎郡又有定符縣○正義曰氏今成州及武等州也徙自蜀羌也皆在戎州西北也南方

增補史記評林 卷三十三

閉雋昆明正義曰雋州及南昆明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略漢

使終莫得通然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曰滇越徐廣曰一作城○正

求大夏道復傳知通滇國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道不通罷之及張

騫言可以通大夏乃復事西南夷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

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乃封騫為博望侯索隱曰案張騫封號耳非地名小顏云取其能博廣瞻望也尋

將軍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匈奴圍李將軍軍失入多而騫後期

當斬贖為庶人是歲漢遣驃騎破匈奴西城數萬人至祁連山

其明年渾邪王率其民降漢而金城河西西北南山至鹽澤空

無匈奴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其後二年漢擊走單于於幕

北是後天子數問騫大夏之屬騫既失侯因言曰臣居匈奴中

聞烏孫王號昆莫昆莫之父匈奴西邊小國也匈奴攻殺其父

之因羈屬之不大攻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故渾邪地空無人蠻

夷俗貪漢財物今誠以此時而厚幣賂烏孫招以益東居故渾

邪之地與漢結昆弟其勢宜聽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

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為外臣天子以為然拜騫為

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巨

萬多持節副使道可使使遺之他列國騫既至烏孫烏孫王昆

莫見漢使如單于禮騫大慙知蠻夷貪乃曰天子致賜王不拜

則還賜昆莫起拜賜其他如故騫論使指曰烏孫能東居渾邪

按以上叙騫通大夏一茅坤曰陸然入此為打斷匈奴右臂

按西城漢書作西邊是

按自騫既失侯至遺之他列國一段與上天子既聞大宛一段暗相應蓋前推武帝好大喜功

之心故所然以騫言為然遣使四出後原張騫失位快快遂致逢君之欲而拜中郎將君臣病根總來只一貪字為累使貽國家無窮之戚如是太史公若隱而不發其意了

索隱曰漢書又名難地而昆莫生棄於野烏噉肉蜚其上徐廣曰讀噉與徐同噉又傳義從下

治道上憲術之史記亦作噉字○索隱曰噉音衡蓋亦飛字

使將兵數有功單于復以其父之民予昆莫令長守於西城昆

莫收養其民攻芻小邑控弦數萬習攻戰單于死昆莫乃率其

眾遠徙中立不肯朝會匈奴匈奴遣奇兵擊不勝以為神而遠

夷俗貪漢財物今誠以此時而厚幣賂烏孫招以益東居故渾

邪之地與漢結昆弟其勢宜聽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

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為外臣天子以為然拜騫為

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巨

萬多持節副使道可使使遺之他列國騫既至烏孫烏孫王昆

莫見漢使如單于禮騫大慙知蠻夷貪乃曰天子致賜王不拜

則還賜昆莫起拜賜其他如故騫論使指曰烏孫能東居渾邪

增補史記評林 卷三十三 大宛列傳 六 鳳文館藏

按此敘昆莫所
以不敢專約

神方苞曰大宛之
跡見自騫使月氏
其兵端起於使西
北國者稱宛多善
馬故用此為關鍵

按以上敘張騫
通烏孫

地則漢遣翁主為昆莫夫人烏孫國分主老而遠漢未知其大
小素服屬匈奴日久矣且又近之其大臣皆畏胡不欲移徙王
不能專制騫不得其要領昆莫有十餘子其中子曰大祿疆善
將眾將眾別居萬餘騎大祿兄為太子太子有子曰岑娶而太
子蚤死臨死謂其父昆莫曰必以岑娶為太子無令他人代之
昆莫哀而許之卒以岑娶為太子大祿怒其不得代太子也乃
收其諸昆弟將其眾畔謀攻岑娶及昆莫昆莫老常恐大祿殺
岑娶予岑娶萬餘騎別居而昆莫有萬餘騎自備國眾分為三
而其大總取羈屬昆莫昆莫亦以此不敢專約於騫騫因分遣
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寘并采及諸國
烏孫發導譯送騫還騫與烏孫遣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因
令窺漢知其廣大騫還到拜為大行列於九卿歲餘卒烏孫使
既見漢人眾富厚歸報其國其國乃益重漢其後歲餘騫所遣

楊慎曰鑿空平空
高險也唐地理志
開山洞置珍州鑿
空文言之開洞實
言之也

按此騫死以後
事

補方苞曰此篇前
半記通使西北國
後半記以通使起
兵端而終於伐宛
故因烏孫獻馬預
入後得死馬以為
中間之樞紐而通
烏孫乃騫本謀故
特書自博望侯死
後與篇首相映然
後首尾脈絡一綫
按烏孫獻馬願
得尚翁主如騫
約也

王鑿曰此段錯綜
茅瓚曰使外國者
每一輩不下數百

增補史記評林

卷三十三

大宛列傳

七

鳳文館藏

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晉灼曰於是西北國始通於
漢矣然張騫鑿空蘇林曰鑿開空通也騫開通西域道○索隱曰案其後使往
者皆稱博望侯以為質於外國如淳曰質誠信也博望侯有誠信故後外國
由此信之自博望侯騫死後匈奴聞漢通烏孫怒欲擊之及漢
使烏孫若出其南抵大宛大月氏相屬徐廣曰漢書作及烏孫乃恐
使使獻馬願得尚漢女翁主為昆弟天子問羣臣議計皆曰必
先納聘然後乃遣女初天子發書易云駟案漢書首義曰神馬當從
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
孫馬曰西極名大宛馬曰天馬云而漢如築令居以西徐廣曰屬
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因益發使抵安息奄蔡黎軒條枝身
毒國而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於道諸使外國一輩大者數百
少者百餘人所齎操大放博望侯時其後益習而衰少焉漢
率一歲中使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

人而又率一歲中
使十餘或五六輩
又必八九歲或數
歲而後還焉張騫
之貽禍甚哉太史
公委曲詳敘意可
鑒見矣
按此傳屢書終
莫能通竟莫能
通而養之欺妄
帝之愚陋可鑒
見矣

按此通前總論
當時事情

董份曰武帝雖窮
武然善駕馭但聖
王待夷狄不知是
耳

反是時漢既滅越而蜀西南夷皆震請吏入朝於是置益州越
嵩犛柯沈黎汶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李奇曰欲地界相接至大夏乃遣使柏
始昌呂越人等歲十餘輩出此初郡索隱曰初郡謂越嵩汶山等郡也抵
大夏皆復閉昆明為所殺奪幣財終莫能通至大夏焉於是漢
發二輔罪人因巴蜀士數萬人遣兩將軍郭昌衛廣等往擊昆
明之遮漢使者徐廣曰元封二年斬首虜數萬人而去其後遣使昆明復
為寇竟莫能得通而北道酒泉抵大夏使者既多而外國益厭
漢幣不貴其物自博望侯開外國道以尊貴其後從吏卒皆爭
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天子為其絕遠非人所樂往聽其
言予節募吏民毋問所從來為具備人眾遣之以廣其道來還
不能毋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天子為其羽之輒覆案致重罪以
激怒令贖復求使使端無窮而輕犯法其吏卒亦輒復盛推外
國所有言大者予節言小者為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效之

其使皆貧人子私縣官齎物欲賤市以私其利外國外國亦厭
漢使人人有言輕重服虔曰漢使言於外國人人輕重不實如淳曰外國人人自言數為漢使所侵易度漢兵遠不
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漢使漢使之絕積怨至相攻擊而樓蘭
姑師小國耳徐廣曰節車師當空道攻劫漢使王恢等尤甚徐廣曰恢一作恢而
匈奴奇兵時時遮擊使西國者使者爭徧言外國災害皆有城
邑兵弱易擊於是天子以故遣從驃侯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
數萬至匈河水欲以擊胡胡皆去其明年擊姑師破奴與輕騎
七百餘先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因舉兵威以困烏孫大宛之
屬還封破奴為浞野侯徐廣曰元封三年王恢數使徐廣曰為中郎將為樓蘭所苦
言天子天子發兵令恢佐破奴擊破之封恢為浩侯徐廣曰捕得車師王元封四年
於是酒泉列亭鄣至玉門矣韋昭曰玉門關在龍勒界○索隱曰韋昭云沙州龍勒山在縣南百八十五里玉門關在縣西北百一十八里烏孫以千匹馬聘漢女漢遣宗室女江
都翁王往妻烏孫漢書曰江都翁王昆莫以為右夫人匈奴亦遣烏孫王昆莫以為右夫人匈奴亦遣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匈奴傳第六十五

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貳師城善馬宛國饒

漢物相與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敗服虔曰水名道從水中行如淳曰道絕遠無穀草○正義曰孔

胡寇出其南之水草又且往往而絕邑之食者多漢使數百人

為輩來而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無奈我何且貳

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恣言椎金馬而去如淳曰

宛貴人怒曰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遮攻殺漢

使取其財物於是天子大怒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誠

以漢兵不過二千人彊弩射之即盡虜破宛矣天子已嘗使浞

野侯攻樓蘭以七百騎先至虜其王以定漢等言為然而欲侯

寵姬李氏拜李廣利為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

年數萬人以往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趙始

成爲軍正故浞侯王恢使導軍徐廣曰恢先受封一年而李哆爲校尉

制軍事索隱曰哆首人每反又尺者反是歲太初元年也而關東蝗大起蜚西至

敦煌貳師將軍軍既西過鹽水當道小國恐各堅城守不肯給

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數日則去比至郁成士至者

不過數千皆饑罷攻郁成大破之所殺傷甚衆貳師將軍

與哆始成等計至郁成尚不能舉況至其王都乎引兵而還往

來二歲還至燉煌士不過什一二使使上書言道遠多乏食且

士卒不患戰患饑人少不足以拔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天

子聞之大怒而使使遮玉門曰軍有敢入者輒斬之貳師恐因

留敦煌其夏漢囚泥野之兵二萬餘於匈奴徐廣曰太初二年趙破奴

也奴不還公卿及議者皆願罷擊宛軍專力攻胡天子已業誅宛宛

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烏孫命頭

易苦漢使矣晉灼曰易爲外國笑乃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鄧光等

王維楨曰古樂府中塞上曲從軍樂并少年行皆漢曲也須本此事件方有原委

茅坤曰漢武窮兵供狀

按師古云砂磧之中不生草木水又鹹苦即今燉煌西北惡磧也數有敗言每自死凶也按自此以下叙宛背漢

增補史記評林 卷三十三 大宛列傳 十 鳳文館藏

王維楨曰古樂府
出塞入塞一曲入
詞哀苦勇怯不同
皆有所本若伐苑
之役道遠之食將
吏又貪多侵牟往
者八萬人入關僅
萬人馬往三萬匹
得入者止千餘匹
此安得不死邪
註凡上一本有
七字

赦囚徒材官益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燉煌者八萬人負
私從者不與牛十萬馬三萬餘匹驢騾橐它本傳以萬數多齎糧兵
弩甚設天下騷動傳相奉伐宛凡五十餘校尉宛王城中無井
皆汲城外流水於是乃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空其城徐廣曰
穴蓋以水蕩取其城也益發戍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居延休屠
以衛酒泉如淳曰立二縣以衛邊也或曰而發天下七科適及載糒給貳
師正義曰適音適張晏云更有罪一八命二營增二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轉車人
徒相連屬至敦煌而拜習馬者一人為執驅校尉備破死擇取
其善馬於是貳師後復行兵多而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
軍至命頭命頭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漢兵到
者二萬人宛兵迎擊漢兵漢兵射敗之宛走入葆聚其城貳師
兵欲行攻郁成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詐乃先至宛決其水源移
之則宛固已憂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其外城壞虜宛貴人

茅坤曰漢武窮兵
數年所得不過如
此

勇將煎靡宛大恐走入中城宛貴人相與謀曰漢所為攻宛以
王母寡匿善馬而殺漢使今殺王母寡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即
不解乃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為然共殺其王母寡持
其頭遣貴人使貳師約曰漢毋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
漢軍食即不聽我盡殺善馬而康居之救且至至我居內康居
居外與漢軍戰漢軍熟計之何從是時康居候視漢兵漢兵尚
盛不敢進貳師與趙始成李哆等計聞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
井而其內食尚多所為來誅首惡者母寡母寡頭已至如此而
不許解兵則堅守而康居候漢罷而來救宛破漢軍必矣軍吏
皆以為然許宛之約宛乃出其善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
給漢軍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牝三千餘匹而立
宛貴人之故待遇漢使善者名昧蔡以為宛王索隱曰昧蔡大宛將昧
與盟而罷兵終不得入中城乃罷而引歸初貳師起燉煌西以

王維楨曰宛已破
又使攻破郁成威
康居功成計遂此
從軍樂也

王維楨曰上邽騎
士趙弟以少年能
斬郁成王頭後論
功封新時侯此豪
俠輩也

為人多道上國不能食乃分為數軍從南北道校尉王申生故
鴻臚壺充國等千餘人別到郁成都城守不肯給食其軍王
申生去大軍二百里偵而輕之責郁成郁成不肯出窺知申
生軍日少晨用三千人攻戮殺申生等軍破數人脫走貳師
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郁成王走康居桀追
至康居康居聞漢已破宛乃出郁成王子桀桀令四騎士縛守
詣大將軍如淳曰時多別將故謂四人相謂曰郁成王漢國所毒今生
將去卒失大事欲殺莫敢先擊上邽騎士趙弟最少拔劍擊之
斬郁成王齋頭弟桀等逐及大將軍初貳師後行天子使使告
烏孫大發兵并力擊宛烏孫發二千騎往持兩端不肯前貳師
將軍之東諸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從軍入獻見天子
因以為質焉貳師之伐宛也而軍正趙始成力戰功最多及上
官桀敢深入李哆為謀計軍入玉門者萬餘人軍馬千餘匹貳

董份曰按郁成王
桀已縛送其斬之
一主之力耳非戰
斬功而過得封侯
故明著之前云始
成功最多而止為
大夫桀身破郁成
亦不得封

按師古云言以
適過行者免其
所犯不敘功勞
余有丁曰歷敘貳
師出師再及侵牟
失以得馬之數賞
功之次則貳師功
罪漢計失得不待
言而自見矣

茅坤曰暗為漢不
能以力定宛處
董份曰貳師惟立
一昧蔡為功而宛
復誅之漢又賂賜
美刺自見

師後行軍非乏食戰死不能多而將吏貪多不愛士卒侵牟之
以此物故眾天子為萬里而伐宛不錄過封廣利為海西侯又
封身斬郁成王者騎士趙弟為新時侯軍正趙始成為光祿大
夫上官桀為少府李哆為上黨太守軍官吏為九卿者二人諸
侯相郡守二千石者百餘人千石以下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
望漢書音義曰奮進以適過行者皆緹其勞徐廣曰奮行者及以適行者雖俱
其賜故曰緹其勞也緹抑退也此本以適行故功士卒賜直四萬金伐宛再反
凡四歲而得罷焉漢已伐宛立昧蔡為宛王而去歲餘宛貴人
以為昧蔡善諛使我國遇屠乃相與殺昧蔡立母寡昆弟曰蟬
封為宛王而遣其子入質於漢漢因使使賂賜以鎮撫之而漢
發使十餘輩至宛西諸外國求奇物因風覽以伐宛之威德而
燉煌置酒泉都尉徐廣曰一本無置字二云置都尉又云燉西至鹽水往往
有亭而餽頭有田卒數百人因置使者護田積粟以給使外國

評點 史記評林 卷之三十三

者。

按禹本紀言即應前天子按古圖書

王應麟曰三禮義宗引禹受地記王逸注離騷引禹大傳豈即太史公所

謂禹本紀者歟

何孟春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

相避隱為光明也

後儒曰如火把之

譬蓋出此元人嘗

窮河源矣殊不知

本紀之所言者

董份曰觀此云惡

觀所謂崑崙則前

云案古圖書名河

所出曰崑崙蓋識

之也但其詞微不

易見耳

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

所相避隱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

也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鄧展曰漢以窮河源於何見崑崙乎尚書曰導河積石是為河源出於積石積

石在金城河關不言出於崑崙也索隱曰惡音烏為於何也暗見也言張騫窮河源至大夏于冥於何見河出崑崙乎謂禹本紀及山海經為虛妄也然案山海經河出崑崙東北隅西城

傳云南出積石山為中國河積石本非河之發源猶尚書導洛自熊耳然其實出於崑崙山乃東經熊耳今推此義何亦然矣則河源本崑崙而潛流至于闕又東流至積石始入中國則山

海經及禹貢各互舉耳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

怪物余不敢言之也索隱曰案漢書作所有放哉如淳云放蕩迂濶言不可信也余不敢言者亦謂山海經難可即信耳而苟悅作放效失之矣

索隱述贊曰大宛之迹元因博望始究河源旋窺海上條枝西入天馬內向蔥嶺無塵鹽池息浪曠哉絕域往往亭障

黃震曰甚矣小人逢君之惡何甚也漢欲通西南夷費多道不通管罷之矣張騫言可通大夏天子復欣然為之是窮民西南之禍不在漢武而在張騫然騫從月氏至大夏

竟不得月氏要領其後復使烏孫亦不得其要領開關萬里困苦終身騫果何利于此自是棄骨肉于萬里外以妻烏孫自是役士馬于萬里外以取宛馬天下騷動耗費鉅

萬萬騫又果何利于漢嗚呼其矣小人逢君之惡者不可曉也

又曰按太史公云張騫使大夏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嗚呼太史公之論善矣然後世展轉浩襲之妄又豈止太史公所闢而已哉蓋自是有譯西域書為中國語

者又因崑崙之說附會之為須彌山亦謂日月相避隱為光明而更加張大謂周須彌之山為世界者凡四日所至為晝而去之則為夜然天下安有是理哉若果如崑崙須彌之說則日月之避隱常相等齊安從而晝夜長短之分日月之避隱常不相見安從而晦望交蝕之異日常滿月亦當常滿安從而月有虧盈進退之不同出沿山之東入循山之西其地皆遠當僅見日輪之隱約日之方中居山之腹其地獨近當尤見日輪之顯大今日之出沒皆見其紅而大日之方中獨見其淡而小何也豈近反見其小而遠反見其大邪日東循山而天下曉當以地里之遠近漸次而曉日西轉山而天下昏當以地里之遠近漸次而昏豈之東日出以寅則幽之西當以午幽之西日沒以酉則昏之東當在晝今地里不問遠近出沒皆以寅酉何也豈避隱不以漸行或晝夜不徐日月邪夫日月東浮而西沈日行速而月行遲朔望有定寒暑無差交會剝蝕皆可預計若備曆法盡之矣彼為崑崙須彌之說者雖從西域來實皆譯之者附會中國非聖之書以張大之而不復計其事之實也余故因太史公斥崑崙之說而併及之

史記評林卷之二百二十三 終

增補史記評林

卷之三十三

大宛列傳

十三

鳳文館藏

巖合修 岡千仞 同校

石川鴻齋

詩集
卷之三
游俠列傳

史記評林卷之二百二十四

吳興凌稚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方苞增評

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荀悅曰立氣齊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彊於世者謂之游俠

陳仁子曰游俠之名蓋起于後之世無道德之士宜夫游者行也俠者持也輕生高氣排難解紛較諸古者道德之士不動聲色消天下之大變者相去固萬萬而君子諒之亦曰其所遭者然耳律其所為雖未必盡合於義然使當時而無斯人則袖手於焚溺之衝者滔滔皆是亦何薄哉斯固亦孔子所謂殺身成仁者也遷之傳此其亦感於蠶室之禍乎吾於此傳可以觀人材可以觀世變

董份曰史遷遭李陵之難交游莫救身坐法困故感游俠之義其辭多激故班固譏進奸雄此太史之過也然咨嗟慷慨感歎宛轉其文曲至百代之絕矣

柯維騏曰荀悅謂世有三游德之賊也揚雄謂游俠竊國靈者也太史公作傳豈誠美其軍哉遷遭李陵之禍平昔交游緘默自保其視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者何如其言曰誠使鄉曲之俠與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蓋有激也此與貨殖傳同意班固不原此意乃譏其進奸雄而崇勢利誤矣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正義曰言文之蔽小人而俠以武犯禁正義曰言武之亂法二者皆譏

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索隱曰案春秋謂國史也以言

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徐廣曰仲尼第

王鑿曰此傳議論正而氣勢瀟灑柯維騏曰韓非宗法家故以儒與俠並譏云

增補史記評林

卷二百二十四

游俠列傳

一

鳳文館藏

有感於游俠之獨
為儒墨所排擯也
孫宏張湯輩其行
事具在國史鄙瑣
齷齪不足道也
何良俊曰此正是
太史公憤激著書
處觀其言以術取
宰相卿大夫輔翼
世主功名俱著者
為无可言而獨有
取於布衣之俠又
以盧舜井廩伊尹
鼎俎傳說板築呂
尚費食夷吾百里
桎梏飯牛以至孔
子畏匡之事以見
緩急人所時有世
有如此者不有游
俠士出而濟之使
拘學抱咫尺之義
者雖累數百何益
於事
董份曰其稱獨行
君子義不苟合則

子傳曰公哲哀字季次
未嘗仕孔子稱之
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
正義曰莊子云原憲居魯環堵
之室蓬戶不完以桑為樞而甕
牖一室上漏下濕獨坐而弦歌
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
索隱曰厭飽
也於豔反四百餘年而弟子
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
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危困既已存亡死生矣
索隱曰此是游
俠本領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
史公曰昔者虞舜窮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傳說匿於傅險呂
尚困於棘津
徐廣曰在廣川○正義曰尉繚子云太公望行年
七十賣食棘津云古亦謂之石濟津故南津夷吾桎梏百里
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
此菑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
有言曰何知仁義已嚮其利者為有德
索隱曰已音以嚮音景受也言已
受其利則為有德何知必仁義也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躄暴戾其
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
索隱曰以言小竊
則為盜而受誅也竊國者戾戾之

亦非退處士也蓋
故為抑揚發憤而
作耳
劉辰翁曰韓非子
刻薄欲窮制人心
術使必不得聘而
獨取俠客之義如
其說難與孤憤至
緩急者人之所時
有也更自謂然叩
其意本不取季次
原憲等蓋言其有
何功業而志之不
倦即借他說游俠
之所為有過之者
而不見稱特其語
厚而意深也
萊坤曰太史公下
腐時更死一人出
死力救之所以傳
游俠獨蘊義結胎
在此

門仁義存
索隱曰言人臣委質於侯王門則須存於
仁義若游俠徑從亦何必肯存仁義也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
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與論儕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
索隱曰言拘學守義之士或抱咫尺纖微之事遂久以
當代孤負我志而不若與論儕俗以取榮寵也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
里誦義為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
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邪誠使鄉曲之俠予季次原
憲比權量力効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
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
徐廣曰代
郡亦有延陵縣
索隱曰索隱子云趙襄子乃延陵生令車騎先至晉陽
襄子時趙已并代可有延陵之號但宋詳是此人非耳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
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
不可謂不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
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
索隱曰施
音以豔反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

董份曰太史公自
傷莫救發憤本意
至是盡顯矣
註知必一本作
增補史記評林

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
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

必知
輔方也曰竊鉤者
誅喻俠客之捍文
網也竊國者戾喻
宏湯誣上殘民以
竊高位也諸侯之
門必有稱誦仁義
者譏世之人不知
宏湯之醜而稱羨
之也
余有丁曰按此即
上文嚮其利者為
有德意也索隱註
未明
補方苞曰此譏拘
學始或抱義及不
為世所取則變其
初志以為不若與
世浮沈取榮名也
曲學阿世為卑鄙
之論以儕於流俗
乃與世浮沈以取
榮名之術
倪思曰韓非子田
是以學士引次憲
為人所稱太史公

文罔索隱曰扞即捍也違扞當代之法網謂犯法禁也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魯朱家者與高祖同時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歆其德諸所嘗施唯恐見之振人不贍先從貧賤始家無餘財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過軻牛徐廣曰音唯軻案漢書音義曰小牛專趨人之急甚已之私既陰脫李布將軍之厄及布尊貴終身不見也索隱曰案所購求朱家以布軻為奴載以廣柳車而出之及布尊貴終不見之亦高介至義之士然布竟亦不報朱家之恩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焉楚田仲以俠聞喜劔父事朱家自以為行弗及田仲已死而雒陽有劇孟周人以商賈為資而劇孟以任俠顯諸侯吳楚反時條侯為太尉乘傳車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

只直謂為學士亦不免類游俠無游俠則如彼又謂次憲與游俠比則彼必有所同又非笑學士拘于咫尺之義可謂擯不遺餘力亦若儒者之於游俠然俯仰悲慨得之身世之感無不怆傷其意

而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為已矣天下騷動宰相得之若得一敵國云劇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索隱曰好博之戲也多少少年之戲然劇孟母死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劇孟死家無餘十金之財而符離人王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間是時濟南關氏索隱曰關音蘭案為鄆都所誅陳周庸索隱曰陳國人性周名庸亦以豪聞景帝聞之使使盡誅此屬其後代諸白梁韓無辟陽翟薛况陝韓孺紛紛復出焉徐廣曰陝疑當作韓字穎川有無辟名薛音避陝當為鄭陝音如再反鄭音紀洽反漢書作寒孺

郭解軼人也索隱曰漢書云河內軼人也字翁伯善相人者許負外孫也解父以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為人短小精悍不飲酒少時陰賊索隱曰以內心害慨不快意身所殺甚眾以軀借交報仇藏命作索隱曰案謂以命也剽

攻不休及鑄錢掘冢固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為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為俠益甚索隱曰蘇林云言性喜為俠也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心

公作傳既重游俠矣必援名人以尊之若貨殖傳之援子貢也子貢既入貨殖季札獨不入

游俠乎故曰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于有士若

者或曰季札豈不名者必其顯著

游俠亦余曰太史公作傳既重游俠矣必援名人以尊之若貨殖傳之援子貢也子貢既入貨殖季札獨不入

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于有士若

游俠乎故曰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于有士若

增補史記評林 卷三十四 游俠列傳 三 鳳文館藏

趙之延陵生不可言王者親屬也
黃洪憲曰雜序勞引如曰有足多曰非苟而已曰賢豪曰易可少曰是為誰曰有足稱其所以取游俠者不一而足可謂婉曲倪思曰既說漸曲之俠又問卷之俠又匹夫之俠節節不放過要見難之又難以此直至悍當世之文罔與暴豪之徒反覆而愈明
董份曰无財而能俠見其益奇也
王世貞曰傳所謂朱家郭解其人成負氣豪餘聲定以起海內乃不為縣官出死力北滅匈奴竟以依賂于固惜且恨之周太

卒發於睚眦如故云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為報仇不使知也解姊子負解之勢索隱曰與人飲使之嚼徐廣曰音子妙反盡酒也詳字與人飲使之嚼徐廣曰音子妙反盡酒也詳字非其任彊必灌之人怒拔刀刺殺解姊子徐廣曰音子妙反盡酒也詳字去解姊怒曰以翁伯之義人殺吾子賊不得棄其尸於道弗葬欲以辱解應前以德報怨使人微知賊處賊窘自歸具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固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徐廣曰遣使去罪其姊子乃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獨箕踞視之解遣人問其姓名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至不見敬是吾德不修也彼何罪乃陰屬尉史曰是人吾所急也索隱曰案謂吾心中所急言情切急也漢書作重至踐更時脫之每至踐更數過吏弗求如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八皆當送為之一月一卒更踐更者居縣中五月乃更也後從射律卒踐更一月休十怪之問其故乃解使脫之箕踞者乃肉袒謝罪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雒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間者以十數索隱曰邑具反終不聽客乃見郭解

此三俱應在後

尉得劇孟曹若降敵國然不聞事定後有所存豈吳得之重區益漢抑孟故自引晦或忌之耶
楊伯吉曰軍著如此冷語見孟益賢唐順之曰一篇主意先提于此
按師古云陰賊者陰懷賊害之意也
按自喜為俠即上以軀借交報仇藏命也
董份曰雖與解而不隱惡
唐順之曰此上一段已了郭解下特詳其事耳
劉辰翁曰以誠自歸故去之若杯酒之過自不可至殺也其繪情好名若此

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解索隱曰謂屈曲聽解也解乃謂仇家曰吾聞雒陽諸公在此間多不聽者今子幸而聽解奈何乃從他縣奪人邑中賢大夫權乎應前不令其功乃夜去不使人知曰且無用待我待我去令雒陽豪居其間索隱曰漢書作無庸蘇林曰且無便用乃聽之解執恭敬不敢乘車入其縣廷之旁郡國為人請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厭其意然後乃敢嘗酒食諸公以故嚴重之爭為用邑中少年及旁近縣賢豪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索隱曰解多藏人命者故置車年少與解同志者知人命者多在解故多持車來欲為解迎以看而藏之及徙豪富茂陵也解家貧不中警索隱曰案置不滿三百萬已上為不中吏恐不敢不徙衛將軍為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布衣權至使將軍為言此其家不貧解家遂徙諸公送者出千餘萬軼人楊季主子為縣掾舉徙解解兄子斷楊掾頭由此楊氏與郭氏為仇解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其聲爭交驩解解為人短小不飲酒出未嘗有騎已又殺楊季主楊

按此俠而容處
按師古云邑屋
猶今人言村舍
巷舍也
按此俠而能弱
處
呂祖謙曰解果以
妙子有辜當死則
不問其人可也今
乃使人微知賊處
待其窘自歸解
之則先操而後縱
之使因威出於已
耳解果以居邑不
見解是吾德不修
則不問其人可也
今乃問其姓名脫
其踐更則欲人知
其報怨以德之美
耳此二者外若犯
而不校推其用心
則半世要譽游俠
之大不善正在此
按師古云居間
為道地和輯之
而不見許也

季主家上書人又殺之闕下上聞乃下吏捕解解人置其母家

室夏陽徐廣曰屬馮翊○正義曰故城在同州馮翊縣西南一里臨晉

籍少公素不知解解冒因求出關籍少公已出解解轉入太原

所過輒告主人家吏逐之跡至籍少公少公自殺口絕久之乃

得解窮治所犯為解所殺皆在赦前軼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

郭解生曰郭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殺此生斷其舌

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絕莫知為誰吏奏解無

罪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

雖弗知此罪甚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翁伯自是之

後為俠者極眾敖而無足數者徐廣曰然關中長安樊仲子槐里

趙王孫長陵高公子西河郭公仲太原鹵公孺徐廣曰雁門有鹵城也

臨淮兒長卿東陽田君孺索隱曰漢書作陳君孺然陳田聲相近

雖為俠而遂遂有退讓君子之風至若北道姚氏索隱曰

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趙他羽公子索隱曰趙他

此乃鄉者朱家之羞也

太史公曰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採者然天下無

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俠者皆引以為名諺曰人貌

榮名豈有既乎徐廣曰人以顏狀為貌者則貌有衰落矣於戲惜哉

索隱曰遊俠豪傑藉藉有聲權行州里力折公卿朱家

脫季刺孟定傾急人之難免離於更偉哉翁伯人貌榮名

黃震曰朱家周人之急家無餘財而終身不自以為德太史公慕焉郭解折節賑人人

為解殺人解不知而公孫弘族解太史公尤為之痛惜愚謂朱家誠賢矣為人忌已墨

氏之弊而解之見殺則亦其平昔嗜殺所致孔子有言古之學者為

已孟子亦謂窮則獨善其身士亦何必務名譽出乎尋常之外也哉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四終

巖谷修
岡十切
石川鳴齋
同校

按此俠而容處
按師古云邑屋
猶今人言村舍
巷舍也
按此俠而能弱
處
呂祖謙曰解果以
妙子有辜當死則
不問其人可也今
乃使人微知賊處
待其窘自歸解
之則先操而後縱
之使因威出於已
耳解果以居邑不
見解是吾德不修
則不問其人可也
今乃問其姓名脫
其踐更則欲人知
其報怨以德之美
耳此二者外若犯
而不校推其用心
則半世要譽游俠
之大不善正在此
按師古云居間
為道地和輯之
而不見許也

按此俠而容處
按師古云邑屋
猶今人言村舍
巷舍也
按此俠而能弱
處
呂祖謙曰解果以
妙子有辜當死則
不問其人可也今
乃使人微知賊處
待其窘自歸解
之則先操而後縱
之使因威出於已
耳解果以居邑不
見解是吾德不修
則不問其人可也
今乃問其姓名脫
其踐更則欲人知
其報怨以德之美
耳此二者外若犯
而不校推其用心
則半世要譽游俠
之大不善正在此
按師古云居間
為道地和輯之
而不見許也

按此俠而容處
按師古云邑屋
猶今人言村舍
巷舍也
按此俠而能弱
處
呂祖謙曰解果以
妙子有辜當死則
不問其人可也今
乃使人微知賊處
待其窘自歸解
之則先操而後縱
之使因威出於已
耳解果以居邑不
見解是吾德不修
則不問其人可也
今乃問其姓名脫
其踐更則欲人知
其報怨以德之美
耳此二者外若犯
而不校推其用心
則半世要譽游俠
之大不善正在此
按師古云居間
為道地和輯之
而不見許也

按此俠而容處
按師古云邑屋
猶今人言村舍
巷舍也
按此俠而能弱
處
呂祖謙曰解果以
妙子有辜當死則
不問其人可也今
乃使人微知賊處
待其窘自歸解
之則先操而後縱
之使因威出於已
耳解果以居邑不
見解是吾德不修
則不問其人可也
今乃問其姓名脫
其踐更則欲人知
其報怨以德之美
耳此二者外若犯
而不校推其用心
則半世要譽游俠
之大不善正在此
按師古云居間
為道地和輯之
而不見許也

按此俠而容處
按師古云邑屋
猶今人言村舍
巷舍也
按此俠而能弱
處
呂祖謙曰解果以
妙子有辜當死則
不問其人可也今
乃使人微知賊處
待其窘自歸解
之則先操而後縱
之使因威出於已
耳解果以居邑不
見解是吾德不修
則不問其人可也
今乃問其姓名脫
其踐更則欲人知
其報怨以德之美
耳此二者外若犯
而不校推其用心
則半世要譽游俠
之大不善正在此
按師古云居間
為道地和輯之
而不見許也

評點 史記評林卷之百二十五
偉人也太史公曰吾視郭解狀貌云云不足採者所謂人貌也然天下無賢不肖云云引以為名所謂榮名也言人貌無異而榮名為無窮也嗚呼惜哉為公孫弘議族解而發嘆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五

吳興凌雅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方苞增評

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諺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徐廣曰遇一作偶固無虛言非獨女

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昔以色幸者多矣至漢興高祖至暴抗

也索隱曰抗音苦浪反言暴猛抗直也然籍孺以佞幸孝惠時有閔孺正義曰籍閔皆名也孺幼小也此兩

人非有材能徒以婉佞貴幸與上臥起公卿皆因關說索隱曰關說通也謂公卿因之而通其詞說劉氏云有所言說皆關由之

故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鵝鵝貝帶漢書音義曰鵝鵝鳥名以毛羽飾冠以貝飾帶○索隱曰許慎云鵝鵝鳥也淮南子云趙武靈王服貝鵝鵝漢官儀云秦破趙以其冠賜侍中三蒼云鵝鵝神鳥也飛光映天者也傅脂粉索隱曰傅音付

化閔籍之屬也兩人徙家安陵正義曰惠帝陵邑孝文時中寵臣士

人則鄧通官者則趙同索隱曰案漢書作趙談此云同者避太史公父名也北宮伯子正義曰顏云姓北宮名伯子也

按伯子名北官之官者也

北宮伯子以愛人長者而趙同以星氣幸常為文帝

參乘鄧通無伎能

鄧通蜀郡南安人也以濯船為黃頭郎徐廣曰着黃帽也關案漢書音義曰善濯船池中也一說能持擢行

增補史記評林卷一百二十五 佞幸列傳 一 鳳文館藏

茅坤曰佞幸傳無深且獨其並以誅以之禍處可為槍

楊慎曰樊噲傳高帝枕一宦者而臥

豈即籍孺又曰籍孺閔孺皆稱孺恐非名疑佞

幸者之稱孺之為言少也

增班固序曰漢魏秦制置中常侍官皆銀珥左貂給事

殿省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見

親幸至於孝武亦愛幸延年帝數宴

後庭或潛游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

宦人主之自是以後委用漸大平握

王爵曰卿天憲非
復披庭永巷之職
舉動回山海呼吸
變霜露阿旨曲求
則光寵三族直情
汗意則參夷五宗
漢之紀綱大亂矣
註頭即下有索
隱曰濯音棹退
教反九字
楊慎曰餐衣之中
也今人製衣猶曰
餐縫醫家曰督脈
人之中粹人曰督
線室之中也
董份曰文帝作一
露臺惜百金而賞
賜通不惜十鉅萬
亦異也
張之象曰文帝嘗
衣錦衣所幸慎夫
人令衣不得曳地
帷帳不得衣綉以
示敦朴為天下先
雖寵幸鄧通必不

推之上天顧見其衣繫帶後穿索隱曰繫音篤以夢中陰自求推者郎即見鄧通
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名姓鄧氏名通文帝說焉索隱曰推者郎即見鄧通
於是文帝賞賜通巨萬以十數正義曰賜通巨萬以至十也官至上大夫文帝時
時如鄧通家遊戲然鄧通無他能不能有所薦士獨自謹其身
以媚上而已上使善相者相通曰當貧餓死文帝曰能富通者
在我也何謂貧乎於是賜鄧通蜀嚴道銅山正義曰括地志云雅州榮經縣北三里有銅山即鄧通得賜銅山鑄錢者邑榮經即嚴道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正義曰錢譜云文字稱兩同漢四銖文其富如
此文帝嘗病癰鄧通常為帝啗吮之索隱曰啗音任格及吮音仕充反文帝不樂從
容問通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如太子太子入問病
文帝使啗癰啗而色難之已而聞鄧通常為帝啗吮之心慙

若景之甚史氏之
言亦可盡信也
徐中行曰其富
如此四字伏後案
似無要緊實文中
血脉處

由此怨通矣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居無何人有告鄧
通盜出徼外鑄錢下吏驗問頗有之遂竟案盡沒入鄧通家尚
負責數巨萬長公主賜鄧通韋昭曰景帝姊也○索隱曰案即館陶公主也吏輒隨沒入之

劉辰翁曰四嗜字
相懸心慙由此怨
通矣句酒絕
田汝成曰通无他
能獨長公主賜之
假之有微詞矣
凌約言曰以帝富
之于前公主給之
于後而竟不免餓
死相也果莫逃已
楊慎曰仁寵最過
為句不否同索隱
句讀已非解又可
笑

中無寵臣然獨郎中令周文仁索隱曰案漢書稱周仁此上稱周文今兼文仁恐後人加耳案仁字文仁寵
最過庸不乃甚篤索隱曰案庸常也言仁最被恩寵過於常人乃不甚篤如韓嫣也今天子中寵臣士人
則韓王孫嫣索隱曰音偃又音於建反宦者則李延年

補方苞曰庸用也
謂雖寵愛而任用
亦不甚篤也春秋
傳士伯庸中行君
信之亦庸士

相愛及上為太子愈益親嫣徐廣曰韓王信之子類當也嫣善騎射善佞上即位欲事伐匈奴
而嫣先習胡兵以故益尊貴官至上大夫賞賜擬於鄧通時
嫣常與上臥起江都王入朝有詔得從入獵上林中天子車駕
蹕道未行而先使嫣乘副車從數十百騎騫馳視獸江都王望

增補史記評本
卷一百一十五
佞幸列傳
二
鳳文館藏

相愛及上為太子愈益親嫣徐廣曰韓王信之子類當也嫣善騎射善佞上即位欲事伐匈奴
而嫣先習胡兵以故益尊貴官至上大夫賞賜擬於鄧通時
嫣常與上臥起江都王入朝有詔得從入獵上林中天子車駕
蹕道未行而先使嫣乘副車從數十百騎騫馳視獸江都王望

索隱曰謂長公主別有
物吏輒沒入以充賦也
令人假
與衣食

竟不得名一錢索隱曰始天下名鄧氏錢今皆沒入卒竟無一錢名之也寄死人家孝景帝時

索隱曰謂長公主別有
物吏輒沒入以充賦也
令人假
與衣食

竟不得名一錢索隱曰始天下名鄧氏錢今皆沒入卒竟無一錢名之也寄死人家孝景帝時

索隱曰謂長公主別有
物吏輒沒入以充賦也
令人假
與衣食

竟不得名一錢索隱曰始天下名鄧氏錢今皆沒入卒竟無一錢名之也寄死人家孝景帝時

索隱曰謂長公主別有
物吏輒沒入以充賦也
令人假
與衣食

竟不得名一錢索隱曰始天下名鄧氏錢今皆沒入卒竟無一錢名之也寄死人家孝景帝時

茅坤曰非望之寵
死壽之禍
補方也曰謂能以
新聲弦音比次新
造樂章也
夏寅曰延年已腐
矣曰寢者謂因延
年而弟季得與中
人亂也

見以為天子辟從者伏謁道傍。馮驅不見。既過江都王怒。為皇太后泣曰。請得歸國入宿衛。比韓嫣。索隱曰謂還爵封於天子而請入宿衛太后由此嫌焉。徐廣曰嫌讀與銜同。漢書作銜字。馮侍上。出入永巷。不禁。以姦聞。皇太后皇太后怒。使使賜馮死。上為謝。終不能得。馮遂死。而案道侯韓說其弟也。亦佞幸。

李延年。中山人也。父母及身。兄弟及女。皆故倡也。延年坐法腐給事狗中。徐廣曰主獵犬也。索隱曰或犬監。而平陽公主言。延年女弟善舞。上見心說之。及入永巷。而召貴。延年善歌。為變新聲。而上方興天地祠。欲造樂詩。歌弦之。延年善承意。弦次初詩。索隱曰初詩即新造樂章。其女弟亦幸。有子男。延年佩二千石印。號協聲律。與上臥起。甚貴。幸埒如韓嫣也。徐廣曰埒等也。蜀都賦曰。卓鄭埒名。又云埒者。疇等之名。久之寢與中人亂。徐廣曰一云坐弟季與中人亂。出入驕恣。及其女弟李夫人卒。後愛弛。則禽誅延年昆弟也。自是之後。內寵廢。臣大底外戚之家。然不足數也。衛青霍去病亦

以外戚貴幸。然頗用材能自進。

太史公曰。甚哉愛憎之時。彌子瑕之行。足以觀後人佞幸矣。雖

百世可知也。索隱曰彌子瑕衛靈公之臣。事見說苑也。

索隱述贊曰。傳稱令色詩。刺巧言冠。鷄入侍。傳粉承恩。黃頭賜蜀宦者。同軒新聲。都尉挾彈。王孫泣魚。竊駕著自前論。

按彌子瑕事見說苑。又見韓非列傳。柯維騏曰。史遷傳王孫馮則曰。出入永巷。以姦聞。傳李延年則曰。出入驕恣。寢與中人亂。乃若審食其之事。疊見列傳。王允謂之謗書。蓋指此耳。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五 終

巖谷修
岡千仞
石川鴻齋
同校

